

## 卓蘭饒平客家話小稱詞調查研究\*

鄭明中

國立聯合大學

本研究針對六位發音人，並利用 181 個常見的單音節詞根語素，調查卓蘭饒平客家話小稱詞。研究發現如下：第一，卓蘭饒平客家話鮮少出現小稱詞綴。第二，本調為非陰平調的單音節詞單唸即可，無後接小稱詞綴，也沒有小稱調產生，表示事物的總稱而非小稱。本調為陰平調[11]的單音節詞，少部分維持本調唸法，但大部分則發生小稱變調，兩者均無後接小稱詞綴，小稱變調調值經聲學分析後確認為[24]。第三，這種[11]陰平調變讀為[24]小稱調的演變模式是在詞彙中逐步擴散開來的，支持「詞彙擴散理論」語音漸變的觀點。從社會語言學變異學派的觀點來看，它具體展現出一個「正在進行中的變化」。

關鍵詞：客家話、小稱、饒平、卓蘭、東勢

### 1. 前言

小稱詞是漢語方言裡普遍存在的語言現象及研究課題，客家話作為

---

\* 本研究為 105 年度客家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卓蘭鎮客家方言小稱詞與苗栗四縣、竹東海陸、東勢大埔客家話小稱詞之比較研究」的部分成果（補助編號：105-03-10）。研究者首先要感謝六位發音人所提供的協助，同時也要感謝國立清華大學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博士班張月珍同學協助本研究田調前的準備工作及田調後的資料整理。研究者更要向兩位匿名審查人致上最深的謝忱，他們詳閱全文並提出諸多建言，使得本文的結構、行文與內容能更臻完善。文中若再有誤，文責由研究者自負。

漢語十大方言之一，當然也有著小稱詞的使用與研究。然而，先就研究數量來說，當今臺灣眾多客家話當中，以四縣話、海陸話，東勢話所受到的研究關注最多，而與饒平話與詔安話有關的文獻已不多見，更遑論其他說話人口非常少的客家話（如豐順話、永定話、長樂話、長汀話、河婆話等）。再就饒平客家話而論，根據客家委員會（2013）的《101至102年度臺灣客家民眾客語使用狀況調查研究》顯示，客家人口中使用饒平客家話的比例僅1.6%，饒平客家話實屬瀕危語言，說話人口不多，語言地位不高，語言活力不足。迄今為止，針對饒平客家話的調查研究大都以新竹、桃園、中壢等說饒平客家話人口較為集中的地區為主，因此對於這些地區的饒平客家話小稱詞的形成與使用也有比較深刻的認識。然而，就苗栗卓蘭饒平客家話而言，既有調查文獻屈指可數，且均為語音與詞彙的調查，尚未有針對卓蘭饒平客家話小稱詞的專門性探究。小稱詞是漢語方言研究的一個重要子題，因此本研究的第一個目的即欲調查與分析卓蘭饒平客家話小稱詞的形成與變化。

本研究的第二個目的是欲瞭解卓蘭饒平客家話小稱詞是否會因地緣關係而受到東勢客家話影響，以及如何影響。清領時期以降，卓蘭地區的開發與舊稱「東勢角」的東勢關係緊密。由於卓蘭地處臺灣中部內山，南面有大安溪，其他三面則為高山包圍，因此漢人對卓蘭的開墾係由南向北的方向前進，早期的拓荒者大多來自今日的東勢、石岡、潭子、豐原等地，而當時卓蘭對外聯繫也多透過東勢。例如，清領時期，卓蘭的主要聯外路線有二：「其一，由上新渡大安溪，越過吊神山，再涉過沙連溪可達東勢之校栗埔、下辛；其二，由溪州渡大安溪，越過吊神山可達東勢之石圍牆，再渡過大甲溪後可達石岡、豐原一帶」（楊宗穆 2001: 12）。再如，日治時期，「大安軌道株式會社」在卓蘭和大安站之間鋪設輕便鐵道，村民多先由此道出卓蘭，再搭火車轉往臺灣其他地方（楊宗穆 2001, 2002）。時至今日，卓蘭鎮雖隸屬苗栗縣，但與苗栗縣其他鄉鎮之間有高山丘陵阻隔，形勢相對封閉，再加上苗栗的發展相對落後臺中許多，所以居民對外聯繫一直與臺中東勢、石岡、豐原等地關係密切（劉

還月 2001: 105)。這種緊密關係早在 1950 年代初期卓蘭地方人士發動的請願即可看到，當時地方人士建請將卓蘭改隸臺中縣管轄未果（何鳳驕 2001）。<sup>1</sup> 就小稱詞的形成方式而言，臺灣大多數的客家話是在詞根語素之後再接上自成音節的小稱詞綴。然而，東勢客家話並無小稱詞綴，它的小稱詞也只出現在部分帶[35]小稱調的陰平調字上，其他調類的字則以單音節詞根語素的形式出現，從字面上已看不出小稱的功能了。綜上所述，由於卓蘭與東勢在歷史淵源與區域發展上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因此在小稱詞形成方式上，卓蘭饒平客家話是否受到東勢客家話的影響，而有別於臺灣其他地區饒平客家話的表現有待進一步比較與分析。

本研究除第一節前言外，其餘各節內容簡要敘述如下。第二節將介紹卓蘭鎮的地理位置與鎮內客家族群分布。第三節則先從漢語方言出發，說明「小稱詞」的主要意涵與形成，接著說明臺灣客家話小稱詞的形成方式，特別是東勢客家話裡帶特殊[35]變調的小稱詞，最後切入本研究的研究議題，回顧現存的少量文獻對於卓蘭饒平客家話小稱詞的描寫。第四節說明本研究採用的研究方法，包括發音人的選取、研究字表的設計、分析工具的使用，與整個研究過程。第五節統合本研究對卓蘭饒平客家話小稱詞的調查結果，並從詞彙擴散、語言接觸、語言變異等學理觀點對調查結果進行相關討論。第六節總結全文。

## 2. 卓蘭鎮的地理位置與鎮內客家族群分布

卓蘭鎮是苗栗縣東南端的一個小鎮，位於大安溪中游北岸谷地，三面環山，整體地勢由東北向西南傾斜，西南面為大安溪河岸沖積平原，地形平坦開闊，是一個典型之畚箕型地形（詹連昌 2014: 195）。卓蘭鎮東以馬拉邦山、大克山與泰安鄉相接，西以關刀山、鯉魚潭水庫與三義

---

<sup>1</sup> 有關卓蘭地區的開發，請參閱黃鼎松（1998）、劉還月（2001）、楊宗穆（2001）、黃永泉（2002）、施添福（2004）、陳運棟（2014）等。

鄉為鄰，南則隔大安溪、吊神山與臺中市東勢、和平相望，北以景山溪、掏抄尾山與大湖鄉相接，而大安溪及老庄溪從盆地穿越，形成本區人口聚集的精華地帶。卓蘭鎮面積約 76.331 平方公里，人口數為一萬八千多人，其中客家人口最多，約占四分之三，閩南人口次之，全鎮分為 11 個里行政區，如圖一所示。<sup>2</sup>



圖一 卓蘭鎮行政區（資料來源：林文進 1996: 1）

「卓蘭」舊稱「搭連、打蘭、打欄、打難、罩蘭」等，這些地名係源自巴宰族地名 Tarian、Talan、Taren 的音譯漢字，意為「美麗的原野」。清代以前，卓蘭地區原為泰雅族北勢群（生番）及巴宰族岸裡社（熟番）的活動範圍。由於漢人很早就完成臺灣西部沿海平原的開墾，因此自十

<sup>2</sup> 「卓蘭」正式成為一個具體的行政區始於大正九年（西元 1920 年），其中「卓」一開始為「罩」，然地方人士認為「罩」字為「卓」字冠以「穴」字，有阻礙地方發展之憂，故將「穴」字去除，更名為「卓蘭」並沿用至今（林文進 1996）。另外，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1928: 14-17）指出，當時卓蘭庄的廣東籍與福建籍人口比例約為 19:1，由此可見客家人對卓蘭地域開發的貢獻。有關卓蘭地區人口的詳細統計資料，請參閱呂晶晶（2014）《卓蘭鎮志》（中冊）〈社會篇〉第二章第一節。

九世紀後，漢人便逐漸轉向臺灣中部近山的丘陵地帶進行開墾。清領時期，開發卓蘭主要是為了取得大安溪畔廣大的耕地，並將耕地水田化。到了後期，由於卓蘭地區山林資源豐富，尤其是樟腦、伐木等高經濟產業的發展，此時清朝即積極投入開發以滿足軍事與經濟上的需求，這個政策也成了大批客家族群遷至卓蘭的原因之一。日治時期對卓蘭山林資源的調查與管理更為積極，對於卓蘭地區的土地開發以「殖產興業」為最高指導原則（陳運棟 2014: 111），因此吸引更多的客家人來到卓蘭，此時來到卓蘭開墾的客家人多是由其他地方遷入的二次移民。例如，有從苗栗市、公館鄉、大湖鄉移入的四縣客，有從新竹縣移入的海陸客，也有從臺中市石岡區、東勢區（舊為臺中縣石岡鄉、東勢鎮）移入的大埔客，因此鎮內的客家話相當多元，這當中又以說饒平客家話的（詹姓）客家人口最多（但並非所有詹姓客家人都說饒平話），居住也最為集中（老庄里）。最早對卓蘭鎮內的多種客家話進行調查的學者首推涂春景（1998），該調查同時也指出各種客家方言的分布區域，這部分詳引如下，其中的老庄里即為本研究的調查點。<sup>3</sup>

鎮內市區的老庄、上新兩里，聚居著早年來此墾荒的廣東饒平人詹家之子孫，他們中年以上者家居仍多使用客家饒平話。上新里郊區有一食水坑聚落，位於半山腰的十八股，約有一二十戶來自新竹一帶的二次移民，他們居家亦仍以祖語客家海陸話交談。至於聚落山區草寮、大坪林、雙連潭、眾山、瀝西坪及大安溪上游的白布帆、東盛一帶，則地接大湖鄉的四縣客家話區，又多屬四縣客的二次移民，所以居民於

<sup>3</sup> 涂春景（1998: 1）將上新里歸為饒平客家話區，但該書對於該里的調查記錄（特別是單字調）顯示，上新里實為海陸客家話區，其記錄的地區為食水坑聚落。此外，呂嵩雁（1993）的《臺灣饒平方言》是第一本針對臺灣饒平客家話進行全面性調查的碩士論文，他當時調查了五處饒平客家話的方言點，包括桃園縣中壢市過嶺里、新竹縣竹北市六家鹿場里與中興里、新竹縣芎林鄉紙寮窩、苗栗縣卓蘭鎮老庄里、以及臺中縣東勢鎮福隆里。

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客語四縣話。其餘市區的中街、新榮、新厝還有市郊的豐田、苗豐、內灣等里，平常講的是另外一種客話，我姑且稱其為卓蘭腔。這麼豐富的客家次方言，在這純樸的小鎮裡並存，十分可貴（涂春景 1998: 1）。

誠如第一節所描述，不論是卓蘭開發的早期或晚期，或即便是現代，卓蘭與東勢的關係密不可分。由於東勢地區的開發較早且人數較多，將東勢客家話與卓蘭饒平客家話相比，東勢客家話在這個區域的語言地位相對強勢，強勢語言對弱勢語言造成的語言接觸影響無可避免。<sup>4</sup> 再者，不同於臺灣其他地方的客家話，東勢客家話是透過一種特殊[35]變調來表示小稱詞（見第三節文獻回顧），而這種形成方式是否會影響到卓蘭饒平客家話小稱詞形成呢？由於卓蘭饒平客家話小稱詞一直未有專門性調查出現，對於這個議題的認識目前僅侷限於少量文獻裡的輕描淡寫，因此實有必要針對這個議題進行深入探究，以期對卓蘭饒平客家話小稱詞的形成、使用與變異現況能有更深入的瞭解。

---

<sup>4</sup> 東勢客家話的歸屬在一九九〇年代曾受到廣泛的討論。東勢客家話一開始被歸類為饒平話（羅肇錦 1987: 290, 1990: 74），然董忠司（1991）則認為「東勢客家話的歸屬，則略有疑義，但從聲調與聲母系統而觀，可以暫時歸為四縣話（董忠司 1996: 255-256）」。楊國鑫（1993: 137）認為東勢、石岡、新社等地的客家話是類似四縣話的一種區域性方言。洪惟仁（1991: 188）指出，「東勢、新社的客家話帶有饒平腔，但也頗近四縣話」。然而，東勢國小退休教師徐登志從 1997 年起則提出不同的看法，她從大臺中開發拓墾的觀點出發，並親自到廣東省大埔縣進行實地考察，認定東勢客家話的原鄉語言應為大埔話，特別是高陂鎮的口音，從此引起了以大埔話為源流基礎而對東勢客家話進行研究的濫觴。所以，早期將東勢客家話劃歸為四縣腔與饒平腔均是由於當時不知道其源流所造成。另外，石岡、東勢、新社、豐原等地的開發與客家人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特別是清領時期來自廣東省潮州府大埔縣的客家人，遷移至此後紛紛組成開墾大戶，大規模招募同鄉墾佃，因此大埔客家話便形成「頭家語言」。在這些客家移民當中，又以張達京家族的勢力最為龐大，而張達京便是當時廣東省潮州府大埔縣高陂鎮赤山人（陳炎正 2007，吳國聖 2013）。

### 3. 漢語方言、臺灣客家話與卓蘭饒平客家話小稱詞 相關文獻回顧

本研究旨在探討「小稱詞」，因此必須先對小稱詞的意涵、功能與形成有所瞭解。「小稱」，顧名思義是用以指稱事物較小或數量較少者。然而，隨著語言的自然演變，小稱的語法、語意、語用功能便進一步虛泛化，小稱可用以指稱動植物的後代、區別詞性或語意、做為名詞或名詞化標記、或表示程度上的輕微、情感上的親密、輕蔑或厭惡等功能（錢曾怡 2002）。趙元任（1980: 124-125）曾言：「從語意上說來，指小稱尾『兒』最初是『小』的意思，慢慢的說話人用來指他認為小的東西，最後變成無義，只表示文法功能上的改變，而不一定改變原來詞根的意思。」曹逢甫（2006）更從語法化（grammaticalization）的觀點，總結出漢語方言小稱詞語法、語意、語用等功能改變的歷程。

小稱詞廣見於漢語方言，各地漢語方言以不同的方式來形成小稱詞，因此形成漢語方言小稱詞豐富多樣的形態變化。漢語方言小稱詞的形成方式約略可以分成三種：詞綴（拼合）式、詞尾（化合）式與變音式。詞綴式小稱是指在詞根語素之後附加一個自成音節的小稱詞綴，如閩南語的「囡」、粵語的「仔」、普通話的「兒、子」等。詞尾式小稱則是在詞根語素之後附著一個尾音或語音特徵，如普通話的兒化捲舌特徵（ $[p^ho \rightarrow p^ho^r]$ 「婆」、 $[ia \rightarrow ia^r]$ 「牙」）或吳、徽語的鼻尾或鼻化特徵（吳語金華方言的 $[kuəŋ \rightarrow kuẽ]$ 「歌」、 $[tɕyəŋ \rightarrow tɕyẽ]$ 「橘」；徽語岩寺方言的 $[k^hua+n \rightarrow k^hu:n]$ 「筷」、 $[tɕi+n \rightarrow tɕi:n]$ 「雞」）。這些尾音無法自成音節，因此已與詞根語素緊密融合。事實上，從小稱詞的歷時發展來看，詞尾式小稱是由詞綴式小稱發展而來（王洪君 1999: 211）。例如，北京話的兒化小稱是由詞根語素後接自成音節的「兒 $[ɛ]$ 」，逐步轉變成詞根語素韻母帶有捲舌色彩的兒化小稱（李思敬 1986，顏峰 2002）。再如，吳語與徽語的鼻化小稱一開始也都是由詞根語素後接自成音節的小稱後綴 $[nie/ni/ji/ŋ/\eta]$ ，之後再轉變成詞根語素後帶小稱鼻韻尾 $[-n/-ŋ]$ 或鼻化特徵

(曹志耘 2001, 趙日新 2004), 最後甚至連鼻音尾與鼻化均消失不見, 改以小稱變調的方式來標示小稱詞。第三類的變音式小稱是指透過變調或變韻或兩者疊加的方式來形成小稱。例如, 廣州話裡就有[35]與[55]兩個小稱變調(麥耘 1990, 1995, 陳忠敏 2000), 而單用小稱變調來形成小稱的例子除粵語外, 也廣見於吳語、徽語、贛語等漢語方言。再如, 以變韻與變調相互疊加的方式形成小稱可見於吳語(李榮 1978, 鄭張尚芳 1979, 1980, 1981)、徽語(錢惠英 1991, 伍巍、王媛媛 2006)、粵語(周祖瑤 1987, 李健 1996, 邵慧君, 2005)、粵北土話(伍巍 2003, 莊初升 2004, 李冬香、莊初升 2009)等。特別是尚有入聲韻尾的方言, 由於入聲音節發音短促, 所以當入聲調字帶小稱調時, 入聲韻尾[-p, -t, -k]會轉變為相應的陽聲韻尾[-m, -n, -ŋ], 例如廣東的信宜方言(葉國泉、唐志東 1982)與廣西的玉林方言(梁忠東 2002)。這種韻尾轉變可將音節延長, 增加一個調素(toneme)的承載單位(tone bearing unit), 否則小稱(高)變調(一般包含兩個調素)就無法出現。

在瞭解漢語方言小稱詞的形成之後, 現在回到臺灣客家話的議題上來。臺灣客家話小稱詞的形成以詞綴式與變調式為主, 前者又比後者多。就詞綴式而言, 不同客家話所採用的小稱後綴頗有差異, 例如四縣話用[e<sup>31</sup>](張玲瑛 1988, 張雁雯 1998)、<sup>5</sup>海陸話用[ə<sup>55</sup>]或[e<sup>55</sup>](盧彥杰 1998, 黃雯君 2005, 朱心怡 2007, 賴文英 2008, 2010)、六堆話用[e<sup>31</sup>]或[i<sup>31</sup>](張屏生 2006)、<sup>6</sup>饒平話用[e<sup>55/31</sup>]或[24]變調(苗栗、桃園)或[ə<sup>53</sup>](新竹)(涂春景 1998, 朱心怡 2007)、詔安話用[tsu<sup>31</sup>]、[a<sup>53</sup>]或[a<sup>31</sup>](陳秀琪 2002)。再者, 由於閩客方言接觸, 以及國語強勢影響, 各地客家話還出現不同形式的小稱後綴變體, 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a]綴與「子」

<sup>5</sup> 根據張玲瑛(1988)及張雁雯(1998), 當[e<sup>31</sup>]出現在帶陽平[11]、上聲[31]、陰入[2]的詞根語素之後會變讀成[e<sup>11</sup>], 在陰平[24]、去聲[55]、陽入[5]的詞根語素之後則保持[e<sup>31</sup>]。換言之, [e<sup>11</sup>]出現在低調詞根語素之後, 而[e<sup>31</sup>]則出現在高調詞根語素之後。

<sup>6</sup> 根據鄧明珠(2004)、賴淑芬(2004)與劉曉蓓(Liu 2008)的調查, 新埤、佳冬地區的小稱詞綴除了[i<sup>31</sup>]之外, 尚有四縣客家話典型的[e<sup>31</sup>]。



綴。就變調式而言，新屋海陸客家話與東勢（大埔）客家話都有這類小稱變調存在，後者尤具特色。東勢客家話是透過一種特殊的[35]變調來形成小稱詞，且僅選擇性出現於部分陰平調字，例如[kim<sup>35</sup>]「金」、[sun<sup>35</sup>]「孫」、[tʃia<sup>35</sup>]「遮」、[tʃ<sup>h</sup>ia<sup>35</sup>]「車」，其他調類的字則以單音節詞根語素的形式出現，不後接小稱詞綴，也沒有變調產生。這種特殊[35]變調具有其獨特的語法、語意、語用功能，而非一種純粹的音韻連調變化。這個與其他客家話不同的特殊現象已廣為學界所討論（董忠司 1994，江俊龍 1996, 2003, 2006，羅肇錦 1997，張屏生 1998，江敏華 1998，曹逢甫、李一芬 2005）。<sup>7</sup> 東勢客家話的變調式小稱與東勢客家人的移出地廣東省大埔縣有密切的關係。大埔縣南端的高陂、桃源（江俊龍 2003），以及大埔縣南鄰的豐順縣豐良、湯坑與埔寨（蘇宣正 2010）也都採用[35]變調來形成小稱。特別有意思的是，就地理位置而言，廣東省大埔縣東南方即與饒平縣（上饒、饒洋、建饒等鎮）相鄰，這與東勢（大埔）與卓蘭（饒平）在地緣關係上的相近正好形成一個強烈類比。鄧正賢（2004）指出，「廣東省饒平縣與福建省詔安縣、廣東省大埔縣相鄰，……，所以饒平、大埔、詔安客家話有許多雷同的地方。」眾所皆知，當方言彼此相鄰，方言接觸所帶來的語言接觸影響將無可避免，這是語言生態發展的自然法則，所以東勢客家話的特殊小稱調是否會影響或改變卓蘭饒平客家話小稱詞的形成呢？目前尚無針對卓蘭饒平客家話小稱詞進行專門性調查，因此這個議題也僅在既有的少量文獻中偶爾被提及，尚未有系統的論述與具體的觀點。

本研究欲對卓蘭饒平客家話小稱詞進行調查，但在此之前必須對以往的相關文獻進行回顧，特別是對於小稱詞的記錄。目前針對卓蘭饒平客家話進行調查的文獻僅有涂春景（1998）、徐瑞珠（2005）、彭美慈（2007），文獻數量不多，均為傳統方言調查，以聲、韻、調、詞彙為描

<sup>7</sup> 關於東勢客家話的特殊[35]小稱調，在較早期的文獻裡，由於當時對於這個特殊變調的來源、性質與功能都還不甚清楚，所以此調便有不同的稱呼，例如「超陰平」或「第九調」（董忠司 1994，張屏生 1998）與「新平調」（羅肇錦 1997）。

寫對象，以下依序說明這些文獻裡有關小稱詞的描寫。<sup>8</sup> 涂春景（1998）調查一位老庄里的發音人後指出，老庄里饒平客家話的小稱後綴為[tsi<sup>31</sup>]「子」，例如[kap<sup>2</sup> tsi<sup>31</sup>]「夾仔/子」、[ts<sup>h</sup>et<sup>2</sup> tsi<sup>31</sup>]「賊仔/子」、[t<sup>h</sup>u<sup>11</sup> tsi<sup>31</sup>]「兔仔/子」等。另外，該調查也發現一些以[24]調形成小稱詞的例子，例如[kie<sup>24</sup>]「雞」、[tiau<sup>24</sup>]「鵑」、[mun<sup>24</sup>]「蚊」、[ts<sup>h</sup>uŋ<sup>24</sup>]「蔥」、[si<sup>24</sup>]「獅」等（涂春景 1998: 6）。另外，該調查也記錄到卓蘭饒平客家話有一些小稱詞是以後接[e<sup>31</sup>]詞綴的方式形成（可能是受到四縣客家話影響）。總的來說，涂春景（1998）並非專對卓蘭饒平客家話小稱詞進行調查，所以不論在小稱後綴或小稱變調方面舉出的例子都不多，且調查結果呈現出多種小稱詞形成方式，難以一窺卓蘭饒平客家話小稱詞的形成趨勢。徐瑞珠（2005: 27）調查 2 位居住於老庄里的發音人後指出，「卓蘭饒平客家話的小稱詞是 tsi<sup>31</sup>，如『李仔』li<sup>33</sup> tsi<sup>31</sup>，但因為受到大埔客家話影響，小稱詞比較少，有時以超陰平形式出現，如『瓜』卓蘭饒平客家話發 kua<sup>11</sup>，是陰平調，但『笏瓜（仔）』net<sup>5</sup> kua<sup>13</sup>的『瓜』發 kua<sup>13</sup>」。<sup>9</sup> 卓蘭四縣客家話的陰平調調值正好也是[13]，因此卓蘭饒平客家話[13]小稱調是受到卓蘭四縣客家話陰平調的影響，或是受到東勢客家話[35]小稱調的影響有待確認。然而，根據徐瑞珠（2005）對卓蘭饒平客家話與東勢客家話的詞彙調查，她認為兩者均有可能，但後者的影響比前者高一些，因為卓蘭饒平客家話與東勢客家話在詞彙方面的相同性很高。彭美慈（2007）調查了四位世居於老庄里，時年約在 70 歲左右的男性發音人，調查結果

<sup>8</sup> 對臺灣饒平客家話進行調查的還有徐貴榮（2005, 2008）及其相關著作，但他的調查重點以桃園饒平客家話為主，卓蘭饒平客家話僅少量提及。

<sup>9</sup> 另外，張屏生（1997）調查新竹紙寮窩饒平客家話時發現，當地的饒平客家話小稱詞綴為[ə<sup>31</sup>]。當單音節詞根語素有輔音韻尾時，輔音會展延（spread）至小稱詞綴的聲母位置，例如[kam<sup>11</sup> mə<sup>31</sup>]「柑仔」、[son<sup>11</sup> nə<sup>31</sup>]「酸仔/芒果」、[sot<sup>5</sup> lə<sup>31</sup>]「刷仔/刨絲器具」等。徐貴榮（2002）調查桃園饒平客家話指出，桃園饒平客家話的小稱詞綴與四縣客家話相同均為[e<sup>21</sup>]，當單音節詞根語素有輔音韻尾時，輔音同樣會展延到小稱詞綴的聲母位置。由此可見，新竹與桃園饒平客家話小稱詞的形成方式已受到當地強勢的海陸與四縣客家話影響。

也顯示，卓蘭饒平客家話裡陰平調字[11]變讀為低升調[13]的詞彙數量不少（然該研究並未指出確切的數量），且多為名詞，又常居詞彙的最末字或以單純詞的形態出現，但也可在雙音節連讀變調的前字出現，如[tiau<sup>13</sup>]（「鳥」翼）、[pen<sup>13</sup>]（「邊」唇）等。同時，她指出卓蘭饒平客家話「帶有小稱尾的詞彙並不多，大多是在名詞前加上『細』或『幼』，形成一個『形容詞＋名詞』的偏正結構，以表示數量、體積、年歲輩份的輕少」（彭美慈 2007: 13）。如同徐瑞珠（2005），她亦提出必須深入探討卓蘭饒平客家話[13]小稱調是受卓蘭四縣客家話陰平調[13]，或是受東勢客家話小稱調[35]影響而產生的議題。對此，本研究認為徐瑞珠（2005）與彭美慈（2007）的說法有自相矛盾之嫌，若純就調值來看，如果說卓蘭四縣客家話的陰平調與卓蘭饒平客家話的小稱調的調值既然同為[13]，那應就可直接推斷是受卓蘭四縣客家話影響，而非東勢客家話，因為這兩個[13]調都是當時經由調查人「親自」感知而記錄的，為何還需要強調受到東勢客家話影響的可能性較高呢？由此可知，透過人耳感知聲調有一定的困難度，特別是當聲調差異相當細微的時候。此外，[13]與[35]雖然同為上升調，但是調域的高低差別頗大，如硬要說是受到東勢客家話小稱調的影響則略為牽強，故這個議題自提出迄今一直懸而未決，未見有更深入的探討。

總結來看，本研究認為卓蘭饒平客家話小稱詞目前有兩點必須進一步探究。第一，綜觀既有的卓蘭饒平客家話調查文獻，對於小稱詞是否後接小稱詞綴及是哪一個小稱詞綴尚處未定論。就現有的調查文獻來看，[tʂi<sup>31</sup>]、[e<sup>31</sup>]與小稱調都有可能，因此實有必要對卓蘭饒平客家話小稱詞進行一次較完整的考察。第二，現有的調查顯示，卓蘭饒平客家話小稱調的調值有[24]（涂春景 1998）與[13]（徐瑞珠 2005，彭美慈 2007），而東勢客家話則為[35]，三者都是升調。然而，同時有[13]與[24]兩種調值的存在卻是造成難以判斷卓蘭饒平客家話小稱調到底是受卓蘭四縣客家話或東勢客家話影響的主因，因為[13]與卓蘭四縣客家話的陰平調[13]相同，而[24]剛好介於[13]與[35]之間，比較趨近於東勢客家話的小

稱調[35]。徐瑞珠（2005）與彭美慈（2007）雖拋出[13]調的議題卻無法提出進一步的說明，其部分原因在於傳統方言調查大都針對當地少數幾位具代表性的發音人（通常是年長者），利用口說耳聽手記的方式進行語言調查，其優點是可迅速瞭解某個方言的音韻系統，然就其調查結果而言，因為人耳的聽覺感知極限常造成調查人無法察覺語音的細微差異，也常導致調查人主觀地記錄其調查結果，這也是傳統方言調查方法的侷限。誠如朱曉農（2004a: 3）所言，目前在聲調描寫方面「只能通過對基頻的感知——音高——來進行印象式描繪，因此語言調查人員在記錄聲調時都有一種難以一下確定的感覺」，而聲調的聲學分析正好可以補充傳統調查的侷限。有鑑於此，本研究將在傳統方言調查的基礎上調查卓蘭饒平客家話的小稱詞，同時並介入聲學分析做為輔助，希望能夠以更科學、更精確、更直觀的方法來分析卓蘭饒平客家話小稱調的調值。

## 4. 研究方法

### 4.1 發音人

本研究採用田野調查方式，並輔以現代語音聲學分析。除了記錄卓蘭饒平客家話小稱詞的形成方式外，同時透過更精確、更直觀的方式來檢視小稱調的調值。然而，不論從哪一研究面向著手，選取當地具代表性的發音人對本研究來說極為重要。本研究的發音人為六名年約七十歲左右的長者，三男三女。他們從出生至今均居住於卓蘭鎮老庄里。如前所述，老庄里為卓蘭鎮最早開發的區域，主要居住人口亦以詹姓饒平客為主。發音人均以卓蘭饒平客家話為其母語，日常生活溝通亦以卓蘭饒平客家話為主。再者，這些發音人口齒清晰、沒有精神相關病史，他們的基本資料如表一。另外，根據《詹氏族譜》的記載，饒平詹氏先民從清朝康熙末年起入墾臺灣彰化（永靖、員林、竹塘），日後陸續大量遷移至臺灣北部（桃園、新竹）、中部（臺中、苗栗）（羅肇錦 2000: 57-59）。

本研究的發音人經研究者親自詢問，其先民均是在清朝初期由彰化竹塘移入苗栗卓蘭。

表一 本研究的發音人之基本資料

姓名	性別	年齡	學歷	職業
詹○吉	男	77	師專	卓蘭國小退休教師
詹○洋	男	69	專科	農
詹○焱	男	68	專科	農
詹○雪	女	65	小學	家管
詹○鳳	女	77	小學	家管
詹○妹	女	66	小學	家管

## 4.2 研究字表

在說明本研究所採行的研究字表之前，必須先對卓蘭饒平客家話的單字調進行瞭解。依據《台灣饒平、大埔、詔安客語辭典——饒平分冊》（以下簡稱《饒平辭典》）（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2007），卓蘭饒平客家話與四縣及東勢客家話相同，都有六個單字調，如表二所示。同時，《饒平辭典》亦列出臺灣其他地方的饒平客家話單字調以供相互比較。

表二 饒平客家話的單字調

地區 \ 單字調	單字調						
	陰平	陽平	上聲	去聲	陰入	陽入	超陰入
中壢過嶺、新竹地區	[11]	[55]	[53]	[24]	[21]	[5]	
桃園、卓蘭地區	[11]	[53]	[31]	[55]	[21]	[5]	
新屋、八德地區	[11]	[53]	[31]	[55]	[21]	[5]	[24] <sup>10</sup>

<sup>10</sup> 不同於中壢過嶺、新竹地區的饒平客家話的[24]去聲調，在新屋、八德地區的饒平客家話也有一個[24]超陰入調。「超陰入」一詞首度出現於徐貴榮（2002, 2005），隨後徐貴榮（2006: 163）針對桃園新屋陳姓饒平客家話的「超陰入」進行調查後歸納出規律。他指出「『超陰入』調乃是由古『宕、江、梗、通』四攝清聲母或部分次濁聲母的入聲演變而來。如：通攝『屋』讀為  $vu^{24}$ ，而不讀  $vuk^{21}$  或  $vuk^{24}$ ；宕攝『索』

目前僅有少數幾份語音調查針對卓蘭饒平客家話，卓蘭饒平客家話六個單字調的描寫如下：涂春景（1998）為[11]、[53]、[31]、[55]、[2]、[5]，徐瑞珠（2005）為[11]、[53]、[31]、[55]、[3]、[5]，彭美慈（2007）為[11]、[53]、[42]、[55]、[22]、[55]，三人對於卓蘭饒平客家話的單字調描寫與《饒平辭典》裡所列的桃園、卓蘭地區單字調大同小異，故本研究對於卓蘭饒平客家話的單字調標示以《饒平辭典》所列的卓蘭地區單字調為依據。雖然目前文獻上對於卓蘭饒平客家話單字調的描寫相差不大，但本研究因涉及小稱調的聲學分析，所以必須收集單字調的語音資料以備後續將小稱調標準化為五度制聲調時使用。本研究採用的卓蘭饒平客家話單字調發音字表如表三所列。

表三 卓蘭饒平客家話單字調發音字表

調類	陰平[11]	陽平[53]	上聲[31]	去聲[55]	陰入[21]	陽入[5]
例字	家[ka <sup>11</sup> ]	佢[ki <sup>53</sup> ]	鼓[ku <sup>31</sup> ]	姑[ku <sup>55</sup> ](面稱)	骨[kut <sup>21</sup> ]	剝[tok <sup>5</sup> ]
	機[ki <sup>11</sup> ]	糊[ko <sup>53</sup> ]	布[pu <sup>31</sup> ]	爸[pa <sup>55</sup> ](面稱)	角[kok <sup>21</sup> ]	擲[tep <sup>5</sup> ]
	批[p <sup>h</sup> e <sup>11</sup> ]	搯[pa <sup>53</sup> ]	果[ko <sup>31</sup> ]	道[t <sup>h</sup> o <sup>55</sup> ]	八[pat <sup>21</sup> ]	杌[pat <sup>5</sup> ]

至於小稱詞部分，本研究在設計小稱詞調查字表時，參考了曹逢甫、李一芬（2005）、江俊龍（2006）、涂春景（1998）、賴文英（2008）、賴淑芬（2012）與《饒平辭典》等相關文獻。前兩筆文獻為對東勢客家話[35/55]小稱調的專門性調查，特別是陰平調與去聲調；其他文獻則列出客家話中一般常用的單音節詞根語素一百餘個。本研究統合上述六筆文獻，整理出本研究所採用的單音節詞根語素共 181 個，設計原則是選用常用的名、動詞。本研究並依據卓蘭饒平客家話的單字調，將這 181 個常用的單音節詞根語素進行分類，如表四所列。另外，透過親屬方言比較，表四裡絕大部分的單音節詞根語素在苗栗四縣客家話裡均須以後接

讀為 so<sup>24</sup>，而不讀 sok<sup>21</sup>或 sok<sup>24</sup>，都沒有『-k 韻尾』，調值由[21]的低短調變成[24]的中升舒聲調。新屋饒平客家話其他陰入收-p、-t 韻尾仍讀低短調，如：『吸』k<sup>h</sup>ip<sup>21</sup>、『骨』kut<sup>21</sup>。

小稱詞綴[e<sup>31</sup>]來形成小稱詞，不須後接[e<sup>31</sup>]或無後接[e<sup>31</sup>]用法的僅有少數幾個字（冰、鐘、碼、埔、尾、炊、毛、糜、籬、卵、例）。研究字表設計完成後，本研究也請兩位能說出流利的卓蘭饒平客家話的客家人試讀，以確認研究字表的聲調歸類無誤。此外，研究者在此必須特別說明，雖然表四裡的單字詞分類是以《廣韻》的中古調類為依據，但某些字的今讀與中古調類的對應並不相同。例如，在表四裡的陰平調字，「蚊、囧、炊、毛」屬中古陽平，「鳥、鯉、領、碼、埔、尾、馬、辨、簿」屬中古上聲，「盎、戇」屬中古去聲。再如，「銃」屬中古去聲，但在表四裡列入陽平。這部分研究者已經向試讀發音人（與本研究六位正式發音人）再三確認今讀唸法無誤。本研究的目的並非在於探討字源演變，故僅忠實呈現目前各字的今讀，並據以作為聲調歸類的依據。

表四 卓蘭饒平客家話單音節詞根語素研究字表

陰平 [11]	車（車子）	金（金子）	孫（孫子）	珠（珠子）	釘（鐵釘）	窗（窗子）
	鈎（鈎子）	癲（瘋子）	鞭（生殖器）	辮（毛辮）	冰	星（星星）
	村（村子）	豬	雞	獅（獅子）	鐘（時鐘）	靴（雨靴）
	坑（山凹）	鷓（鳥）	蚊（蚊子）	蜂（蜜蜂）	鯉（鯉魚）	龜（烏龜）
	柑（橘子）	酸（芒果）	包	領（衣領）	盎（酒瓶）	遮（雨傘）
	沙（沙子）	碼（號碼）	羌（山羌）	菁（檳榔）	攤（攤位）	枋（木板）
	甌（杯子）	杯（杯子）	秧（秧苗）	戇（呆子）	囧（監牢）	筩（飯筩）
	埔（草堆）	尾（尾巴）	炊（蒸餾槽）	毛	瓜	山
	歌	腰（腎臟）	蛄（小蟲）	番（山地人）	簫	簿（簿子）
	刀（刀子）	梯（梯子）	溪（小溪）	開（開瓶器）	膏（漿糊）	箱（箱子）
	巾（手巾）	梳（梳子）	糕	蔥	糠（米糠）	馬
	磚（磚塊）	被（被子）				

陽平 [53]	盆 (盆子)	棋 (棋子)	旗 (旗子)	盤 (盤子)	牛	魚
	蟲	桃 (桃子)	梨 (梨子)	糜 (稀飯)	廊 (走廊)	鈴 (鈴鐺)
	猴 (猴子)	鵝	耙 (耙子)	螺 (田螺)	麻 (麻疹)	籃 (籃子)
	牌 (牌子)	球	櫥 (櫥櫃)	禾 (稻子)	鐮 (鐮刀)	刨 (刨刀)
	亭 (涼亭)	名 (名字)	壺 (茶壺)	籬	縫 (縫紉)	銃 (槍)
	熊	蟬				
上聲 [31]	棗 (棗子)	餃 (餃子)	剪 (剪刀)	錶 (手錶)	拐 (青蛙)	貓
	扇 (扇子)	粽 (粽子)	秤 (秤子)	罐 (罐子)	布	蓋 (蓋子)
	輪 (輪子)	鏡 (鏡子)	凳 (凳子)	燕 (燕子)	李 (李子)	狗
	痲 (痲子)	鈕 (鈕扣)	店 (店舖)	印 (印章)	毯 (毯子)	網 (網子)
	餅	板	蒜 (蒜頭)	鋸 (鋸子)	帶 (背帶)	兔 (兔子)
	鑽 (鑽子)	卵 (雞蛋)				
去聲 [55]	艾 (艾草)	妹 (女兒)	櫃 (櫃子)	柿 (柿子)	痔 (痔瘡)	轎 (轎子)
	芋 (芋頭)	漏 (漏斗)	袋 (袋子)	帽 (帽子)	豆 (豆子)	柚 (柚子)
	墜 (墜子)	例 (例子)	料 (材質)	調 (曲調)	樹 (樹木)	箸 (筷子)
陰入 [21]	竹 (竹子)	鴨 (鴨子)	蝨 (跳蚤)	屋 (屋子)	窟	索 (繩子)
	鐵	桌 (桌子)	塞 (塞子)	刷 (刷子)	襪 (襪子)	筆
	帖 (帖子)	鉢	插 (叉子)	穀 (穀子)	殼 (殼子)	
陽入 [5]	夾 (夾子)	杓 (杓子)	盒 (盒子)	粒 (痘子)	藥	鑊 (鍋子)
	蝶 (蝴蝶)	鹿	屐 (木屐)	碟 (盤子)	拭 (擦子)	芭 (芭樂)
	賊 (小偷)	麥 (麥子)	葉 (葉子)			

### 4.3 研究過程

#### 4.3.1 田野調查與錄音階段

研究者透過苗栗縣卓蘭客家饒平文化協會尋找合適的發音人六名，三男三女。正式錄音前，研究者先行禮貌性拜訪每名發音人，並向其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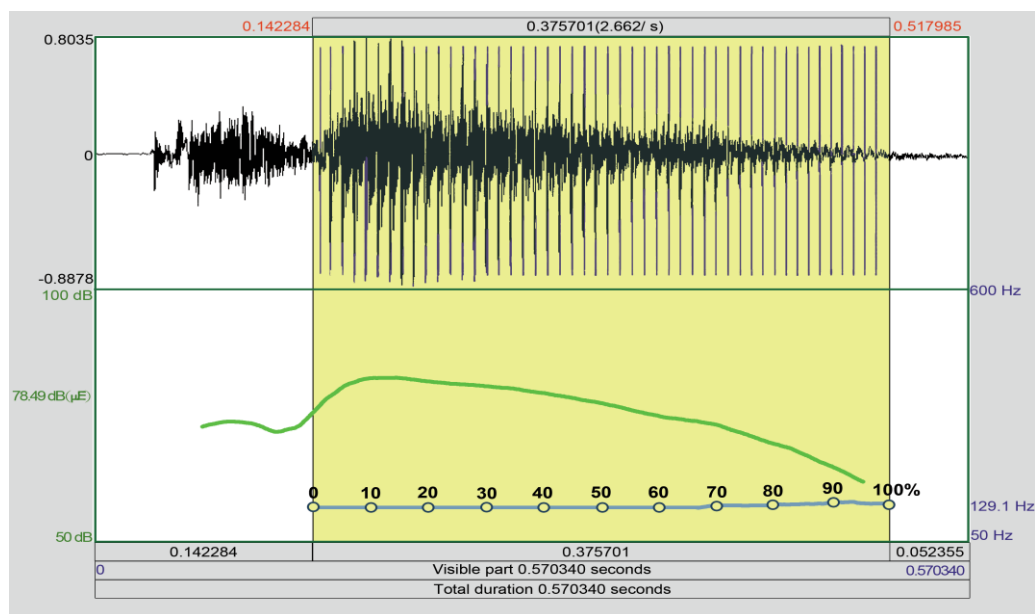
明本研究欲採集卓蘭饒平客家話的語料，在獲得所有發音人首肯後才進行後續的研究工作。此外，研究者將研究字表提供給發音人，使他們可以熟悉研究所採用的字詞。在拜訪結束前，研究者與發音人們約定正式調查錄音的時間。接著進入正式訪談與錄音階段。正式訪談時，研究者再次向發音人說明本研究的目的，並舉苗栗四縣客家話的說法為例，誘導出卓蘭饒平客家話的小稱詞用法。例如，研究者說明四縣客家話的「車子」唸[ts<sup>h</sup>a<sup>24</sup> e<sup>31</sup>]，那麼卓蘭饒平客家話要怎麼說？那「大車」、「小車」怎麼說？兩者有沒有不同？有沒有其他特殊用法？透過研究者與發音人針對這些問題的交互詢答來探究卓蘭饒平客家話是否有小稱詞綴或小稱調的使用。

另外，為有效控制本研究的錄音品質，本研究採用 SONY(PCM-M10) 高品質專業級錄音筆，透過不經過壓縮的 96K Hz/24bit 脈衝編碼調變 (pulse-code modulation, PCM) 格式進行錄音，如此可以防止聲音因被壓縮而在解壓縮還原時而失真。所有語料均在安靜的房間內錄製。錄音設備採固定式，將錄音筆定置於發音人胸前離嘴巴約 15 公分左右的距離位置，以避免語音強度過強或不足。錄音設備設置完成後，緊接著就請發音人依據研究者的指示，以固定的音強和語速，自然地唸出發音字表中的單字調。研究者與發音人之間對於卓蘭饒平客家話小稱詞用法的詢答也全程錄音。在所有錄音及訪談工作結束之後，本研究緊接著進行語音轉寫、審音切音、基頻測量與聲調標準化等工作。

#### 4.3.2 基頻（音高）測量階段

本研究採用 PRAAT 語音分析軟體 (Boersma & Weenink 2016) 及其腳本 (script) 功能，自動對完成切音的目標聲調進行基礎頻率 (基頻, fundamental frequency,  $F_0$ ) 的測量，並將測量結果輸出到 Microsoft Access 資料庫中，完整的處理步驟如下。首先，PRAAT 會先判讀每個語音樣本的基頻曲線的起點與終點，並分別抓取這兩點的時間。其次，將起點與終點的時間差平均分成 10 等分，即在基頻曲線上取 11 點 (含起迄點)，

並分別測量這 11 個點的基頻數值，圖二為取點示意圖。最後，將各點所測得的基頻數值全部匯入 Microsoft Access 資料庫中以便進行後續的聲調標準化工作。本研究同時也對 PRAAT 測量到的基頻數值進行人工檢視，確認所得數值與聲譜圖上的基頻曲線所處的頻率值相當。



圖二 基頻曲線取點示意圖

#### 4.3.3 基頻（音高）標準化階段

本研究利用石鋒（2008）的基頻（音高）標準化公式， $T_i = [(\log_{10}P_i - \log_{10}P_L) / (\log_{10}P_H - \log_{10}P_L)] \times 5$ ，對所有發音人所測得的單字調與小稱調的基頻（音高）數值進行聲調五度制轉換，公式中  $P_H$  為最大基頻（音高）值， $P_L$  為最小基頻（音高）值， $P_i$  為各點所測得的基頻（音高）值， $T_i$  為標準化後的五度制聲調數值。公式中運用了對數轉換，其優點在於計算方法簡便，且可更貼近人的聽覺感知（石鋒 2008）。標準化程序是將每位發音人所測得的音高最大值、最小值及各點音高數值分別帶入公式。如此，每位發音人的聲調都按照自己的聲調格局，轉換成語言學上常用的五度制。另外，石鋒（2006: 18, 2008）指出，「在聲調格局中，每

一聲調所佔據的不是一條線，而是一條帶狀的聲學空間」，因此 T 值刻度與五度制空間的對應關係如表五所示。最後，本研究利用 Microcal Origin 6.0 工程用繪圖軟體，將標準化後的小稱調聲調數值繪製成聲調空間圖，以利後續的觀察比較。

表五 T 值與五度制的對應關係

T 值	$0 \leq T \leq 1$	$1 < T \leq 2$	$2 < T \leq 3$	$3 < T \leq 4$	$4 < T \leq 5$
五度制	1 度	2 度	3 度	4 度	5 度

## 5. 方言調查與聲學分析的結果與討論

以下用卓蘭饒平客家話的六個單字調作為分類，分別將六位發音人的小稱詞調查結果轉寫，如【附錄 1】至【附錄 6】所示。在各個表格中，第一欄為客語語詞，最後一欄則表示發音人的小稱詞發音是否產生變化（例如小稱後綴或小稱調），以「是」、「否」或分數表示，分數 X/6 代表六人當中有 X 人發生變化或變異。當某字右上方標示兩個聲調時，代表兩種聲調讀法對該名發音人而言都可接受。

本研究的調查結果令人感到訝異，卓蘭饒平客家話非常類似東勢客家話，是以單音節詞根語素的形態直接出現，無後接小稱詞綴，只有部分陰平調的詞根語素有小稱變調產生。研究者對於這種現象已向六位發音人再三確認，六位發音人一致同意卓蘭饒平客家話確實不像四縣客家話或海陸客家話會在單音節詞根語素之後加上小稱詞綴。事實上，這種現象早在徐瑞珠（2005）、彭美慈（2007）均已論及，只是兩者均非針對卓蘭饒平客家話小稱詞進行的專門研究，且都僅以文字輕描淡寫地說明卓蘭饒平客家話小稱詞多以單音節形態出現。事實上，這些單音節詞此時的功能應是代表事物的總稱而非小稱。本研究則具體、大量地呈現這個事實。究其原因可能是小稱詞綴在語言演變或方言接觸的過程中脫落了，因為從跨漢語方言的角度來看，小稱詞常見的演變是從小稱後綴

附著往小稱後綴脫落的方向發展，這種演變已廣見於官話、吳語、徽語、閩語、粵語等漢語方言。例如，王洪君（1999: 209-210）指出，普通話的「兒化」是兩個音節合而為一的現象，一開始是在詞根語素之後接上自成音節的小稱詞綴「兒」，後來「兒」弱化為一個捲舌特徵而併入詞根語素中，形成現在普通話中常見的兒化韻。再如，吳、徽語小稱詞（曹志耘 2001, 趙日新 1999）與閩語小稱詞（陳忠敏 1992, 1999）的形成也是從詞根語素後接自成音節的小稱詞綴轉變為詞根語素帶鼻化或喉塞化特徵，整個演變過程如表六與表七所示，從中即可看出小稱詞的發展是由雙音節往單音節方向進行（音節合併）。

表六 吳、徽語小稱詞的歷時演變（ $\acute{v}$  = 小稱變調； $\tilde{v}$  = 鼻化元音）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第四階段	第五階段
(C)V + $\tilde{n}ie/\tilde{n}i/\tilde{n}i/\tilde{n}/\tilde{\eta}$	(C)V:n	(C)vn/ $\eta$	(C) $\tilde{v}$	(C) $\acute{v}$
雲和、建德	浦江、岩寺	湯溪、屯溪	金華、壽昌	溫嶺

表七 閩語小稱詞的歷時演變（ $v^?$  = 喉塞化元音； $\acute{v}$  = 小稱變調）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第四階段	第五階段
CV + $kia\eta/k\acute{i}$	*CVk <sup>11</sup>	CV?	C $v^?$	C $\acute{v}$
福州、大田	?	南雄、武義	寧波、青田	溫州

當然，若要證實卓蘭饒平客家話原本有小稱後綴但最後脫落了，那就必須與其他地區的饒平客家話小稱詞進行比較，特別是原鄉的饒平縣

<sup>11</sup> 與 CVn 不同，\*CVk 在共時平面上並未被發現，這個階段是從歷史語言學的觀點構擬而來（陳忠敏 1992）。有關這個議題的討論，可參閱鄭明中（2008），該文主張 \*CVk 不存在的理由與「去口腔阻塞化」（debuccalization）及插入無標音有關。「去口腔阻塞化」是指將輔音的發音部位特徵刪除，移除口腔內部的阻塞，使其在口腔中沒有成阻點（de Lucy 2002, 2006, Lombardi 2001, Rice 2007, Yip 2001）。阻音若遭「去口腔阻塞化」，通常會轉變為 /h/ 或 /ʔ/。再者，\*CVk 的 /k/ 或 CV? 的 /ʔ/ 在本質上均屬插入的音段。就跨語言的角度來看，插入的音段在發音部位上傾向於是中立（neutral）且無標（unmarked）的音段，而喉音就是塞音中最無標的音，因為在口腔中根本沒有任何成阻點（Rice 2007: 83）。

與原遷出地的彰化縣。《饒平縣志》第三十一篇〈方言〉(饒平縣志編輯委員會 1994)與詹伯慧等(2003)均指出,饒平客家話的小稱詞綴為「子[tsi]」,加於名詞之後表示「小」的意思。然而,就彰化地區而言,由於彰化地區的饒平客家人受到閩南人的影響已完全被「福老化」,幾乎已無人會使用饒平客家話,饒平客家話僅可從殘留的親屬稱謂、數字、地名等偶爾聽聞(羅肇錦 2000: 90-100,邱彥貴、吳中杰 2001: 58-60,劉還月 2001: 175-214,邱彥貴 2005),所以已無法得知當時饒平客家話的小稱詞如何形成,目前只能與臺灣其他地區的饒平客家話小稱詞進行比較。張屏生(1997)調查指出,新竹紙寮窩饒平客家話的小稱詞綴為[e<sup>31</sup>]。徐貴榮(2002)調查指出,桃園饒平客家話的小稱詞綴與四縣客家話相同均為[e<sup>21</sup>]。另外,翻閱以中壢過嶺、新竹地區饒平客家話為編纂依據的《饒平辭典》後也發現,這些地方的饒平客家話是以後接小稱詞綴[e<sup>53</sup>]來形成小稱詞,例如[pau<sup>11</sup> e<sup>53</sup>]「包子」、[ma<sup>53</sup> e<sup>53</sup>]「馬」、[lam<sup>55</sup> e<sup>53</sup>]「籃子」、[ts<sup>h</sup>et<sup>2</sup> e<sup>53</sup>]「塞子」、[ts<sup>h</sup>ut<sup>5</sup> e<sup>53</sup>]「橡皮擦」、[t<sup>h</sup>ui<sup>24</sup> e<sup>53</sup>]「墜子」等。張美娟(2010: 26-27)調查新竹縣六家、關西、紙寮窩、湖口等地饒平客家話小稱詞,結果顯示小稱詞綴[e<sup>53</sup>]大量出現在這四個方言點,另外六家與湖口饒平客家話也有小稱詞綴[tsi<sup>53</sup>]的存在。姑且不論小稱詞綴的語音形式為何,基於以上各項調查結果,桃園與新竹的饒平客家話均以後接小稱詞綴來形成小稱詞。在這樣的認知基礎之上,緊接著就來討論本研究對於卓蘭饒平客家話小稱詞的調查結果。

依據【附錄 1】至【附錄 6】所呈現的調查結果,卓蘭饒平客家話可以依據小稱調出現與否分為兩類:「變」與「不變」,前一類僅出現於陰平調字,後一類則出現於非陰平調字。所謂「變」是指存在一個異於單字調的小稱調;「不變」的這一類單音節詞根語素,在四縣客家話中幾乎都以後接小稱詞綴[e<sup>31</sup>]的形態出現,但在卓蘭饒平客家話直接唸出單音節詞根語素即可,既不後接小稱詞綴,也無須小稱調,指大指小均用相同的字,所代表的功能與苗栗四縣客家話加[e<sup>31</sup>]後綴的小稱詞無異,但卻與《饒平辭典》裡所列的中壢過嶺、新竹地區饒平客家話或其

他地區的饒平客家話小稱詞須要後接小稱詞綴有很大的差異。<sup>12</sup> 在深入討論之前，本研究先敘明一些總體事實。

首先，涂春景（1998）的調查指出，老庄里饒平客家話的小稱後綴為「子」，但在本研究整個調查過程中發現，卓蘭饒平客家話可以加小稱後綴的小稱詞其實不多，例如[ten<sup>31</sup> tsi<sup>31</sup>]「凳子」、[ʒen<sup>31</sup> tsi<sup>31</sup>]「燕子」、[tsok<sup>5</sup> tsi<sup>31</sup>]「桌子」、[kiap<sup>5</sup> tsi<sup>31</sup>]「夾子」、[sok<sup>5</sup> tsi<sup>31</sup>]「繩子」等，而且這些「子」綴又幾乎都可省略。這種沒有小稱後綴的現象亦可在東勢的饒平客家話觀察到。根據呂嵩雁（1993）的調查，東勢鎮內舊名「石角」的福隆里通行饒平客家話。羅肇錦（2000: 89）指出，「……只有東勢鎮石角的劉姓還有 70 歲以上的人能說饒平話，他們所說的饒平話沒有名詞『仔』尾，跟東勢客語相同，卻跟臺灣其他地點的饒平話不同」。綜合來說，卓蘭饒平客家話可能因鄰近東勢而受到東勢客家話的語言接觸強加影響，造成小稱詞綴脫落，因為臺灣其他地區的饒平客家話在形成小稱詞時都採取後接小稱詞綴的方式，而東勢客家話的小稱詞也是從附加小稱後綴朝小稱後綴丟失的方向演變而來（江敏華 1998，曹逢甫、李一芬 2005）。不論如何，整體調查結果證實，卓蘭饒平客家話小稱「子」尾的使用並不多，這與先前幾筆文獻的調查記錄不同。<sup>13</sup> 其次，彭美慈（2007:

<sup>12</sup> 就語言純正（*language purism*）的觀點來看，卓蘭地區多種客語次方言交雜並存，與桃園、新竹的饒平客家話相比，或許有人會認為卓蘭饒平客家話並不純正，因而缺乏研究價值。然而，研究者認為這種看法有失公允，因為只要是在社會當中使用的語言，沒有語言是完全純正的。例如，若與廣東省饒平縣的饒平客家話相比，桃竹的饒平客家話是純正的嗎？若就小稱詞綴而論，廣東省饒平客家話採用的是[tsi]尾（詹伯慧等 2003），但桃竹饒平客家話所採用的則是[ə<sup>31</sup>]或[e<sup>53</sup>]尾（可能是受四縣與海陸客家話影響），後者會比前者純正嗎？事實上，只要研究項目明確聚焦（如本研究僅針對小稱詞），且有明顯的判斷指標（如本研究裡的小稱詞綴與小稱調），方言雜處之處反而最能看出語言接觸所造成的影響、如何影響、以及影響力大小的地方，也因此更能夠用以說明或驗證相關理論，本研究即在這樣的立足點上進行。

<sup>13</sup> 經研究者查閱涂春景（1998）的調查報告，加「子」後綴的名詞有：兔子、燕子、李子、蒜子、痲子等，但更多的是不用加「子」後綴的名詞，如「羊、狗、雞、貓、鴨、鵝、獅、鹿、猴、鷓、蠶」等不勝枚舉，所以「子」後綴不是用來專指動物或植物的後代，其語意已泛化到是一種總稱用法，已沒有小稱的意思了。再者，加「子」

13) 指出，有一些已帶小稱調的小稱詞其前又出現「細、幼」等字，如此形成語法功能的重疊，對此本研究則有不同的看法。根據本研究調查顯示，「細、幼」並非僅出現在變調小稱，沒有變調的單音節詞根語素均可，例如「細兔、細盤、細凳」等。換句話說，「細、幼」字的出現只是為了強調「小、少」的意思，否則在一般情況下，單唸詞根語素僅表示該類名詞的泛稱、總稱（非小稱）。再從小稱詞語法化的觀點來看，小稱詞在語法、語意、語用上會產生虛泛化現象，因此能從字面上就直接看出「小、少」的意思者已不多見，大都已轉變成一個名詞或名詞化標誌。有鑑於此，在卓蘭饒平客家話中，當有特別要強調「小、少」的語意需求時，就會在單音詞名詞前多加一個「細、幼」字，形成一個「偏正式」結構，因此本研究認為「細、幼」字的出現是一種「小、少」強調標記，且不僅使用於變調小稱。對於沒有帶小稱調也無後接小稱詞綴的（非陰平調字）單音節詞根語素更應該加上「細、幼」字來表示「小、少」，因為在卓蘭饒平客家話中沒有小稱詞綴，已經無法從字面上體現「小、少」的意思。

以下，本研究就開始探討卓蘭饒平客家話小稱詞的形成，先從「不變」的這一類談起。本研究調查結果顯示，卓蘭饒平客家話單字調為陽平[53]、上聲[31]、去聲[55]、陰入[21]、陽入[5]的單音節詞根語素均沒有小稱調產生，也無後接小稱詞綴，亦即維持單字調讀法就可，不論事物大小均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此時這些單音節詞的功能是代表該類事物的總稱而非小稱，因此若有表示「小、少」的強烈需求時，那就必須在前面多加一個「細、幼」字。就「變」的這一類來說，比例不低的陰平調字會產生小稱調，單字調[11]會變讀成小稱調[24]。本研究在第二節最後曾言，先前研究指出這一類小稱調的調值為[13]或[24]，而臨近卓蘭鎮的東勢客家話，其陰平字的小稱調在調查文獻上則記錄為[35]。對此，本研究選取「孫、鷓、蚊、蜂、珠、刀、豬、蔥、包、溪、遮、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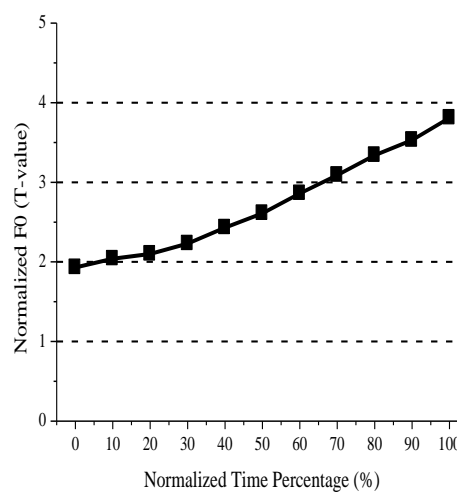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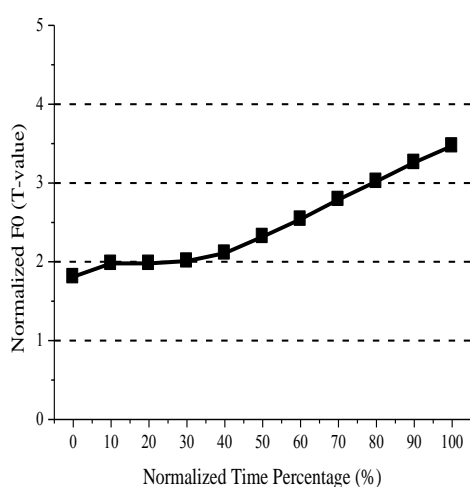
---

後綴的名詞在數量上並不多，且根據其自述多是受國語影響才產生「子」尾。

等所有發音人均唸讀為帶小稱調的 12 個單音節詞進行聲學分析。分析過程是先利用 PRAAT 將每位發音人的單字調與小稱調切出，並在切出的單字調與小稱調上進行基頻曲線取點，如圖二所示。然後，以個人為單位，將小稱調各點基頻數值配合單字調基頻的最大與最小數值進行基頻標準化轉換，將小稱調的絕對基頻數值轉化為語言學上常用的五度制聲調值，緊接著將 12 個字的各點數值分別加總平均，最後就會畫出一條小稱調的聲調曲線。表八為男女兩性小稱調各個 T 值取樣點的平均，圖三呈現三名男性與三名女性發音人的陰平字小稱調的聲調空間圖，雖然女性比男性高一些，但整體所呈現的調形結果相當一致，均為中升調。

表八 男女兩性小稱調各個 T 值取樣點的平均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男性	1.81	1.98	1.98	2.01	2.11	2.32	2.54	2.79	3.02	3.26	3.47
女性	1.93	2.04	2.1	2.23	2.43	2.61	2.86	3.09	3.34	3.53	3.81



男性

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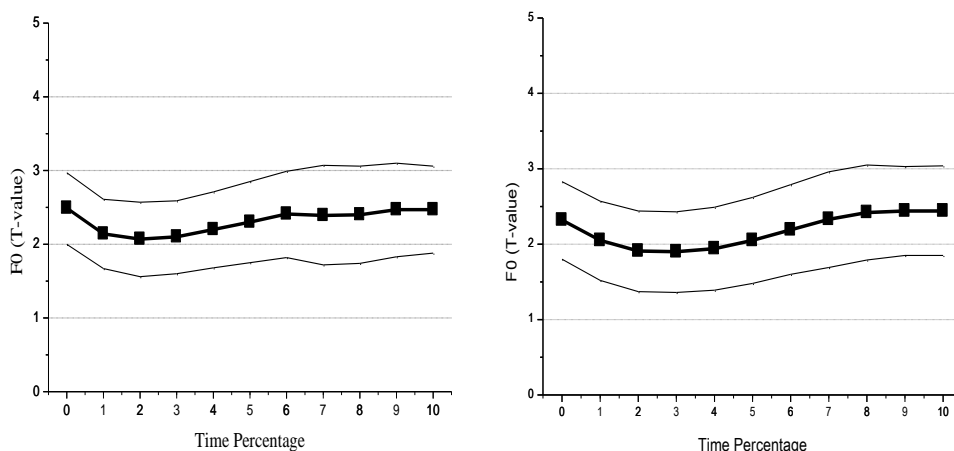
圖三 陰平調單音節詞的小稱調聲學分析



觀察圖三可知，不論性別為何，小稱調的起點都落在1~2之間（即[2]的區間內），終點則落在3~4之間（即[4]的區間內），故涂春景（1998）將卓蘭饒平客家話的小稱調記為[24]符合聲學分析的結果。事實上，圖三裡男女發音人所發出的小稱調起點（T值分別為1.81與1.93）都已臨近2~3的分界線（即靠近[3]的區間），女性發音人的小稱調終點（T值為3.81）也與4~5的分界線相當接近（即靠近[5]的區間），因此傳統方言調查在沒有聲學分析儀器的輔助下，僅靠人耳的聽覺感知，若將小稱調記錄為[35]也是合理可接受，故[24/35]應歸成同一類。根據聲學分析的結果，聲調曲線的起點均未落在[1]的區間內，且聲調曲線的起點都已高於[1]的空間甚遠，因此調查人在感知卓蘭饒平客家話小稱調時不應是[13]。

此外，如第三節所述，雖然徐瑞珠（2005）與彭美慈（2007）指出卓蘭饒平客家話的小稱調為[13]，但卻無法說明是與卓蘭四縣客家話的陰平調或東勢客家話的小稱調有關，本研究則可明確肯定與後者有關，具體理由陳述如下：第一，在圖三的聲調聲學空間裡，卓蘭饒平客家話小稱調的聲調曲線已相當接近[35]，由於調頭、調尾的調域高低差很明顯，與[13]有明顯區別，因此[24/35]應歸為一類。第二，徐瑞珠（2005）將卓蘭四縣客家話陰平調的調值記為[13]，但鄭明中（2013）同樣在涂春景（1998）所調查的客語次方言分布區裡進行採樣，並以聲學的研究工具與方法，分析10名卓蘭四縣客家話發音人（男女各半）的單字調，結果顯示整個陰平調的聲調曲線均落在2~3的區間內，如圖四所示，因此陰平調的調值應是[33]而非[13]，而[33]與東勢客家話的陰平調調值相同。<sup>14</sup> 當然，由於涂春景（1998）與徐瑞珠（2005）的方言調查比鄭明中（2013）的聲學分析早很多，卓蘭四縣客家話在陰平調調值上的不同（[13]→[33]）或許是受到東勢客家話強加效應的影響所造成，本研究無法排除這個可能性，但至少透過聲學分析的證實，目前卓蘭四縣客家話陰平調調值為[33]而非[13]。

<sup>14</sup> 根據江敏華（1998），東勢客家話六個單字調的調值分別為[33, 113, 31, 53, 31, 5]，更多有關東勢客家話單字調的討論可參閱鄭明中（2014）。



陰平調（男）

陰平調（女）

圖四 卓蘭四縣客家話陰平調的聲調空間圖（鄭明中 2013: 73）

第三，漢語東南方言（吳、粵、徽、贛、客）廣泛利用高調（中升調[24/35]、高平調[55]、高降調[51]、超高調[5↗]）作為表示小稱的語法構詞手段（平田昌司 1983，鄭明中 2008）。例如，朱曉農（2004b, 2006: 34）透過漢語方言小稱詞來探討親密與高調的關係，並指出漢語方言中許多「高調小稱」的形成有著「共同的來源」，從生物學原因來看都是用高調來表示細小、親密、憐愛、輕蔑等。Ohala（1984, 1994）提出的「頻率編碼」（frequency code）的概念，他主張高調及低調與他們所代表的意義似乎有一種跨物種的關係存在。高調常用來表示弱小、屈服、討好等，而低調常用在統領、侵害、威脅等。這也說明為何漢語東南方言小稱詞常以單音節帶高調的形式出現。再者，若從發音機理來看，高調所能變化的幅度及形式也遠遠多於低調。例如，高調可以向低調變化（如常見的[53]或[51]），而高調向上變化的空間更是無限寬廣，這也解釋了為何漢語東南方言中有許多超高小稱調的存在（如[5↗]）。<sup>15</sup> 反觀，低調[1]

<sup>15</sup> 這種超出五度制聲調格局的超高小稱調[5↗]在漢語東南方言中並不少見，例如廣東粵北土話長江方言（莊初升 2004，李冬香 2010）、廣東高州信宜方言（葉國泉、唐

或[3]往下變化的空間受到限制，且構成的語音低沉，與前述的生物學觀點對於高調小稱的解釋不甚相符。另外，雖然低調亦可往上變化（如[15]），但是像[15]這樣由低到高的大跨度聲調上揚不僅發音費力，既不符合前述高調小稱跨物種的音義關係，也非漢語東南方言所喜好的高調類型（平田昌司 1983）。<sup>16</sup> 再者，臺灣的客家話中亦無見過小稱低變調的存在，因此用低升調[13]作為卓蘭饒平客家話陰平調字小稱調的可能性就大為降低。<sup>17</sup> 最後，誠如第1節所言，卓蘭與東勢兩地在開發與往來關係上極為密切，因此卓蘭饒平客家話陰平字中升小稱調[24]的產生與東勢客家話的[35]小稱調之間的影響與對應關係非常明顯。<sup>18</sup>

對於本研究上方的解釋，讀者心中或許會有疑問。其一，本研究與前人的調查已相距一段時間，卓蘭饒平客家話的小稱調有可能歷經了[13→24→35]的演變。其二，[13/24/35]等調值在卓蘭饒平客家話中並不會形成聲調對立，且記音不同可能與調查人不同有關，因此前人將小稱

---

志東 1982，李健 1996）與茂名方言（邵慧君 2005）、廣西玉林方言（梁忠東 2002）與容縣方言（周祖瑤 1987）、江西樂安縣萬崇話（邵慧君、萬小梅 2006）等不勝枚舉。在上列的這些方言裡，小稱詞均以單音節帶超高小稱調的形式出現，小稱調的調尾特別高。

<sup>16</sup> 除了高調小稱之外，漢語方言亦見低調小稱的存在，但在數量上與高調小稱相距甚多。有關這部分的討論，請參閱余頌輝（2009）。

<sup>17</sup> 桃園新屋的海陸客家話亦存有變調型小稱，無後接小稱詞綴，其變調調值為[25/55]，均為漢語方言中常見的小稱高變調（賴文英 2008）。

<sup>18</sup> 對於東勢客家話[35]小稱調的來源，江敏華（1998）與曹逢甫、李一芬（2005）均認為，東勢客家話[35]小稱調的形成是原先帶[31]調的小稱詞綴在脫落消失之前，與帶陰平調[33]的詞根語素產生陰平變調[35]有關（即  $X^{33}+Y^{31} \rightarrow X^{35}+Y^{31} \rightarrow X^{35}$ ）。因此，一直以來，對於東勢客家話[35]小稱調的討論就與東勢客家話陰平連讀變調相互連結。然而，雖然傳統方言調查都將東勢客家話小稱調記成[35]，但是迄今尚未有任何研究針對東勢客家話小稱調進行聲學分析，這是一項值得深入調查分析的議題，或許東勢客家話的小稱調也應記為[24]而非[35]。另一項也須深入探討的議題是，東勢客家話的陰平變調會將陰平調[33]變成[35]，恰巧與小稱調[35]的調值重合，然而迄今也未有實驗語音學研究來證實陰平變調[35]與小稱調[35]是否真的一樣？兩者之間是否有系統性差異存在？若有，那麼差異為何？顯而易見的，上述兩項議題都需要有不同於傳統的研究方法介入才能獲得更精確的結果。

調記為[13]似無不可。由於缺乏前人調查的語音檔來進行聲學分析，因此本研究無法證實第一個問題，但倘若[13→24→35]這樣的演變真實存在，不啻為東勢客家話強勢影響的最具體展現。對於第二個問題，這也是本研究主張為何傳統調查必須輔以聲學分析的原因。傳統調查係延續漢語聲韻學的傳統作法，針對目標方言之音韻系統進行調查、整理與歸納，藉此調查人便可迅速瞭解該方言的音韻系統，但對於音韻系統的描寫則容易因調查人語音感知的不同而產生差異。有鑑於此，本研究採用聲學分析，收集發音人的語音資料，並進行更科學、更客觀的觀察，結果呈現卓蘭饒平客家話小稱調的起點都已接近[3]。此外，鄰近的東勢客家話的小稱調為[35]，以及漢語方言在沒有小稱詞綴的明顯標誌時，常用高調（含中升調與高平調）來標示小稱，因此本研究主張，卓蘭饒平客家話的小稱調朝東勢客家話小稱調靠攏，將[24/35]歸為一類亦有具體的聲學依據，且這樣的歸類也符合漢語方言小稱高調的大趨勢。縱然本研究無法評斷前人的記音是否有誤，但至少聲學分析客觀且明確的支持下，目前卓蘭饒平客家話小稱調不應再描寫為低升調[13]，至少應記為[24]或直接轉寫為[25/35]，這與[13/24/35]等聲調是否形成對立並不相關，反而是與東勢客家話及漢語方言小稱調有關，在沒有小稱詞綴的情況下，詞根語素用低調表示小稱的情況鮮少出現。

總得來看，卓蘭饒平客家話的陽平、上聲、去聲、陰入、陽入等五個聲調的單音節詞，既沒有小稱變調產生，也無後接小稱詞綴，只能純粹以單音節詞根語素的形態出現，這些單音節詞此時的功能是總稱而非小稱，只有陰平調字會有不同程度的小稱變調產生。因此，在小稱詞的形成上，卓蘭饒平客家話與臺灣其他地區的饒平客家話有著極大的差異，除部分陰平調字帶小稱調外，卓蘭饒平客家話基本上已經沒有小稱詞了。就陰平字小稱變調（[11]→[24]）而論，本研究的調查結果對既有文獻做了兩方面的確認：（一）卓蘭饒平客家話小稱調的調值並非[13]，與（二）東勢客家話確實對卓蘭饒平客家話小稱詞的形成有著極大的影響，在小稱詞的形成上與其他地區的饒平客家話不同，最主要的發現是

小稱詞綴消失，其次是[24]小稱調在陰平調字的廣泛使用。

然而，本次調查中更有趣的發現莫過於小稱調的「個人差異」與「人際差異」。「個人差異」是指同一位發音人對同一個字同時存有[11]與[24]的唸法，這種變化雖然數量上不多，但卻可顯示卓蘭饒平客家話陰平調字小稱調由[11]變[24]的趨向性，而這種趨向性更可在「人際差異」裡獲得強烈的支持。「人際差異」，顧名思義是指不同發音人對同一個字有不同的唸法，亦即讀[11]或[24]。本研究在【附錄 1】的最後一欄裡統計六位發音人發出小稱調的比例，從中可以觀察到，這 68 個陰平調字的小稱調的變化速度並不一致，形成一個小稱調變化的連續體(continuum)。有 13 個字所有發音人完全沒改變，維持陰平調[11]的唸法，有 34 個字所有發音人皆讀成[24]小稱調。在這兩個極端之間更有 17% (2 個字)、33% (3 個字)、50% (2 個字)、67% (8 個字)、83% (6 個字) 等不同程度的變化(百分比的數目代表有多少比例的發音人將陰平調字唸讀為[24]小稱調)。這一方面說明了語言接觸所帶來的直接影響，另一方面也說明了語音演變的漸變特質。先就語言接觸來說，如前所述，東勢客家話來源於陰平調字的小稱詞主要是以[35]變調的方式形成，而卓蘭與東勢之間在地域上又僅一山一溪之隔，雙方又同屬客家人，這使得雙方之間的來往便捷、通婚現象普遍。在交通上，卓蘭鎮雖隸屬於苗栗縣，但因位於苗栗縣最南端，北有高山與苗栗縣其他鄉鎮阻隔往來不易，因此卓蘭人大都經東勢、石岡進入豐原、臺中，而東勢客家話又是這個地區相對強勢的客家話(劉還月 2001: 105-106)。再者，從中部地區的開發上來說，卓蘭地區的開發方向是「由南向北」進行，開發者多為來自東勢的客家人(特別是大埔客家人)。有鑑於此，卓蘭饒平客家話小稱詞的形成方式往東勢客家話靠攏並不奇怪，這是語言接觸與語言擴散產生的直接語言強化(或強加)影響，這個直接影響一方面促使卓蘭饒平客家話改變了小稱詞的形成方式，讓原本應有小稱詞綴的饒平客家話往無小稱詞綴的東勢客家話聚合(這種變化也見於東勢福隆里的饒平客家話)，另一方面也說明了為何卓蘭饒平客家話的小稱調僅出現在陰平調的單音節

詞根語素，且變化比例已經相當高，而東勢客家話的小稱調也只出現於陰平調字，這可視為是一種直接的語言類推演變（*analogic change*）。<sup>19</sup>

再就語音演變來談，目前所觀察到的現象顯示，語音演變是在詞彙當中逐步緩慢的進行。這個議題的討論必須先對語音演變的兩種對立理論有些瞭解，即「新語法學派」（*Neogrammarian*）與「詞彙擴散理論」（*Lexical Diffusion Theory*）（Wang 1977，王士元 1988, 2000, 2002）。前者主張語音變化是漸變的，但在詞彙中則是突變的；後者則持相反的主張，認為語音變化是突變的，在詞彙中則是漸變的，亦即指語音演變從少量的詞彙開始，隨著時間推移而慢慢擴及至其他詞彙，語音變化是通過詞彙擴散完成的。新語法學派認為語言是一個單純的系統，「只要語音條件相同，同類音變化的結果就應該是相同，如果有例外，則是另有規律在起作用」（張樹錚 2005: 107），這個觀點說明在新語法學派架構底下，語言是一個「同質有序」（*orderly homogeneity*）的系統，音變規律的絕對性特別受到強調。<sup>20</sup> 詞彙擴散理論則認為語言不是一成不變

<sup>19</sup> 「語言強加」（*language imposition*）的概念是由 van Coetsem（1988）提出，並在近期受到學界的重視。例如，Winford（2003, 2005）便有專文討論 Van Coetsem（1988）所提出的兩種「語言強加」模式：一種是母語使用者借入某些外來的語言特徵進入自己的母語系統中；另一種則是語言學習過程中第二語言使用者，因為帶入母語的一些語言使用習慣，因而對第二語言產生置換效應。Van Coetsem（1988）將這兩種效應稱為「借入」（*borrowing*）與「強加」（*imposition*）。Winford（2003, 2005）提到強加效應除了可在第二語言習得過程中看到外，在雙語使用者身上也看得到。在相對弱勢的語言上時常看到優勢語言的強加效應。例如，年輕一輩的國客雙語者，在長期大量使用國語的情況下，雖然客家話尚能掌握，但都可能帶入國語的影響；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強勢客家話對弱勢客家話的使用者身上。例如，由於溝通的需求，卓蘭饒平客家人通常是多語通，既會講東勢客家話，也會說四縣客家話，有時用閩南語也可以溝通。

<sup>20</sup> 新語法學派的「語音演變無例外」的最強力支持莫過於格林定律（*Grimm's Law*）與維納爾定律（*Verner's Law*）。前者描寫古日爾曼語（*Proto Germanic*）從古印歐語（*Proto Indo-European*）分離出來時塞音音變的對應規律，後者則進一步解釋格林規律所描述的音變例外問題。然而，除了「同質有序」的主張外，新語法學派所主張的「語音演變無例外」應是該理論面臨的最大難題，因為很多的音變例外找不到規律來支持，最後都以「方言借用」或「類推演變」等方式來解釋其無法說明之處。

的系統，語音演變的過程也不應如此的簡單，因此主張語言是一個「異質有序」(orderly heterogeneity)的系統，除了語言條件的影響外，社會、時空、地域等條件差異也會導致不同的語音演變。王士元(2000: 51-52)指出，「新語法學派關於語言變化的概念，其困難來自兩個方面：一個是把語言從它的社會環境中孤立出來，一個是假設語音是沒有例外地逐漸變化。」徐通鏘(2008: 291)總結地將新語法學派稱作「連續式音變」，其特點在於「語音規律無例外、沒有一個例外是沒有規律的」，而將詞彙擴散理論稱為「離散式音變」，其特點在於「兩頭整齊中間亂、這種音變所經歷的時間很長」。<sup>21</sup> 透過上述的比較可以瞭解，本研究的發現支持詞彙擴散理論的主張，[11]→[24]的變調現象是透過詞彙擴散而逐步完成，且呈現兩頭整齊中間過渡的情況，如表九所示。

表九 [11]→[24]的詞彙擴散現象

	[11](未變)	[11]→[24] (正在變化當中)					[24](已變)
變化比例	0%	17%	33%	50%	67%	83%	100%
樣本字數	13	2	3	2	8	6	34

從表九可以看到，在卓蘭饒平客家話使用[24]小稱調的字數方面，已變化完成(100%)或已接近變化完成(67%與83%)的字已佔總樣本字數約70.6%。王士元(2000: 7)曾言：「由於語音上是突變的，單個人的語彙並不是突然一下子都發生變化的，實際情況就是在個人的語彙中從詞到詞的一種擴散。這種在詞彙中的擴散與方言之間或語言之間的擴散基本上是相同的機制。」另外，從社會語言學的角度來觀察表九，[11]→[24]的共時變異(synchronic variation)可說是在詞彙層次上的一種「正在進行中的變化」(change in progress)，這種情況也充分解釋了語言「異質有序」的特點(Weinreich, Labov, & Herzog 1968)，且受到臨近的東勢

<sup>21</sup> 事實上，這兩個學派各有各的優缺點，語言學家們也在不同語言中找到證據分別支持這兩個理論。更多有關這兩個學派的比較、討論與應用，可參閱 Labov (1994)、潘悟云 (1985)、張樹錚 (2005)、徐通鏘 (2008) 等。

客家話的強勢影響，卓蘭饒平客家話利用[24]調來形成小稱詞的情況已有逐漸完成的趨勢。例如，在68個陰平調字中，已有34個字所有發音人都採用[24]小稱調，在表九所呈現的所有分類階段中，變讀為[24]小稱調的字數比例已居所有階段之冠。

## 6. 結語

本研究是第一個針對卓蘭饒平客家話小稱詞進行專門性調查的研究。本研究一方面採用傳統的田野調查方式進行訪談，二方面也利用錄音收集語料進行聲學分析，將傳統與現代的研究方法相互結合，三方面透過親屬方言的比較得出更客觀的結果，藉以對先前研究所面臨的研究困境提出解釋與驗證。例如，不論哪一個單字調，卓蘭饒平客家話都以單音節詞根語素的形式出現，此點與東勢客家話相同，功用都是表示事物的總稱，這也與羅肇錦（2000: 89）所描述的東勢福隆里一帶的饒平客家話沒有「仔」尾詞的情形相同，目前東勢當地的饒平客家話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當地強勢的東勢（大埔）客家話（羅月鳳 2005）。簡言之，卓蘭饒平客家話受到東勢客家話影響，與臺灣其他地區的饒平客家話不同，已經沒有小稱詞。在沒有小稱詞綴的明顯標記情況下，但又有表示「小、少」的需求時，卓蘭饒平客家話採用在詞根語素之前加「細、幼」等字來表示。再者，只有陰平調字會產生小稱調，而聲學分析結果也顯示，卓蘭饒平客家話陰平調詞根語素變讀的小稱調應描寫為[24]而非[13]，且相當趨近於東勢客家話的[35]小稱調。本研究也依據語言接觸、詞彙擴散、語言演變等理論或實務對卓蘭饒平客家話陰平調字[24]小稱調的變異過程提出解釋。總之，與先前相關調查文獻相比，本研究除了為卓蘭饒平客家話的小稱詞（調）提供非常詳實的調查與分析外，也為社會語言學中的語音變異理論及詞彙擴散理論的驗證工作做出具體的貢獻。



## 引用文獻

- Boersma, Paul and David Weenink. 2016. *PRAAT: Doing Phonetics by Computer (Version 6013)* [Computer software]. Amsterdam: Institute of Phonetic Sciences,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 de Lucy, Paul. 2002. *The Formal Expression of Markedness*. Doctoral dissertation, Massachusetts: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 \_\_\_\_\_. 2006. *Markedness: Reduction and Preservation in Phonology*.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bov, William. 1994. *Principles of Language Change: Internal Factors*. Cambridge, MA: Basil Blackwell.
- Lombardi, Linda. 2001. Why place and voice are different: Constraint-specific alternations in optimality theory. In Linda Lombardi (ed.), *Segmental Phonology in Optimality Theory*, 13-45.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iu, Hsiao-chien. 2008. *The Diminutives in Hakka*. MA thesis, Hsinchu, Taiwan: National Hsinchu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 Ohala, John J. 1984. An ethological perspective on common cross-language utilization of F<sub>0</sub> of voice. *Phonetica* 41: 1-16.
- \_\_\_\_\_. 1994. The frequency code underlies the sound-symbolic use of voice pitch. In John J. Ohala, Leanne Hinton and Johanna Nichols (eds.), *Sound Symbolism*, 325-347.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ice, Karen. 2007. Markedness in phonology. In Paul de Lacy (ed.),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Phonology*, 79-97.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Van Coetsem, Frans. 1988. *Loan Phonology and the Two Transfer Types in Language Contact*. Dordrecht, Holland: Foris Publications.

- Wang, S.-Y. William (ed.). 1977. *The Lexicon in Phonological Change*. The Hague: Mouton.
- Weinreich, Uriel, William Labov, and Marvin I. Herzog, 1968. Empirical foundations for a theory of language change. In Winfred P. Lehmann, and Yakov Malkiel (eds.), *Directions for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 Symposium*, 95-188. Austin & Londo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Winford, Donald. 2003. *An Introduction to Contact Linguistics*. Malden, MA: Blackwell.
- \_\_\_\_\_. 2005. Contact-induced change classification and progress. *Diachronica* 22.2: 373-427.
- Yip, Moira. 2001. Segmental unmarkedness versus input preservation in reduplication. In Linda Lombardi (ed.), *Segmental Phonology in Optimality Theory*, 206-228.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王士元. 1988. 《語言與語音》。台北市：文鶴出版有限公司。
- \_\_\_\_\_. 2000. 《語言的探索——王士元語言學論文選譯》。北京市：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
- \_\_\_\_\_. 2002. 《王士元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市：商務印書館。
- 王洪君. 1999. 《漢語非線性音系學》。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
- 石 鋒. 1990. 〈論五度值記調法〉，石鋒編著《語音學探微》，27-52。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
- \_\_\_\_\_. 2006. 〈實驗音系學與漢語語音分析〉。《南開語言學刊》8: 10-25。
- \_\_\_\_\_. 2008. 《語音格局：語音學與音系學的交會點》。北京市：商務印書館。
- 平田昌司. 1983. 〈「小稱」與變調〉。《Computational Analyses of Asian and African Languages》21: 43-57。
- 伍 巍. 2003. 〈廣東曲江縣龍歸土話的小稱〉。《方言》1: 54-60。
- 伍 巍、王媛媛. 2006. 〈徽州方言的小稱研究〉。《語言研究》26.1: 67-72。

- 朱心怡. 2007. 《新竹「饒平」與「海陸」客話音韻比較研究》。桃園縣：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 朱曉農. 2004a. 〈基頻歸一化——如何處理聲調的隨機差異？〉。《語言科學》2: 3-19。
- \_\_\_\_\_. 2004b. 〈親密與高調〉。《當代語言學》6.3: 193-222。
- \_\_\_\_\_. 2006. 〈歷史音系學的新視野〉。《語言研究》26.4: 31-42。
- 江俊龍. 1996. 《臺中東勢客家方言詞彙研究》。嘉義縣：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
- \_\_\_\_\_. 2003. 《兩岸大埔客家話研究》。嘉義縣：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
- \_\_\_\_\_. 2006. 〈論東勢客家話特殊 35 調的語法功能、性質與來源〉。《聲韻論叢》14: 139-162。
- 江敏華. 1998. 《臺中縣東勢客語音韻研究》。台北市：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
-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2007. 《台灣饒平、大埔、詔安客語辭典——饒平分冊》。台北市：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 何鳳驕（主編）. 2001. 《臺灣省參議會資料彙編：行政區域規劃》。台北市：國史館。
- 余頌輝. 2009. 〈漢語方言中低頻的小稱變調〉。《語言科學》8.3: 278-287。
- 吳國聖. 2013. 《清代開墾臺灣的重要客家人物：廣東省大埔縣張達京家族族譜之研究》。新北市：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學術研究結案報告。
- 呂晶晶. 2014. 〈社會篇〉，陳運棟總編纂《卓蘭鎮志》（中冊），783-872。苗栗縣：苗栗縣卓蘭鎮公所。
- 呂嵩雁. 1993. 《臺灣饒平方言》。台北市：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李冬香. 2010. 〈粵北土話小稱變音的變異研究〉。《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 111-116。
- 李冬香、莊初升. 2009. 《韶關土話調查研究》。廣州市：暨南大學出版社。

- 李思敬. 1986. 《漢語“兒”音史研究》。北京市：商務印書館。
- 李 健. 1996. 〈鑿江流域粵語的「兒」後綴和高升調〉。《方言》3: 216-219。
- 李 榮. 1978. 〈溫嶺方言的變音〉。《中國語文》2: 96-103。
- 周祖瑤. 1987. 〈廣西容縣方言的小稱變音〉。《方言》1: 58-65。
- 林文進. 1996. 《水果之鄉：卓蘭鎮》。苗栗縣：苗栗縣政府。
- 邱彥貴. 2005. 〈彰化縣客家簡述〉，彰化市文化局編著《彰化縣客家族群分布調查》，6-34。彰化市：彰化縣文化局。
- 邱彥貴、吳中杰. 2001. 《臺灣客家地圖》。台北市：貓頭鷹出版社。
- 邵慧君. 2005. 〈廣東茂名粵語小稱綜論〉。《方言》4: 337-341。
- 邵慧君、萬小梅. 2006. 〈江西樂安縣萬崇話的小稱變調〉。《方言》4: 309-315。
- 客家委員會. 2013. 《101 至 102 年度臺灣客家民眾客語使用狀況調查研究》。新北市：客家委員會。
- 施添福. 2004. 〈清代臺灣北部內山地域社會(一)——以罩蘭埔為例〉。《臺灣文獻》55.4: 144-201。
- 洪惟仁. 1991. 《臺灣方言之旅》。台北市：前衛出版社。
- 徐通鏘. 2008. 《歷史語言學》。北京市：商務印書館。
- 徐貴榮. 2002. 《臺灣桃園饒平客家話研究》。新竹市：國立新竹師範學院碩士論文。
- \_\_\_\_\_. 2005. 《臺灣饒平客話》。台北市：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 \_\_\_\_\_. 2006. 〈桃園新屋陳姓饒平客家話的「超陰入」〉。《聲韻論叢》14: 163-185。
- \_\_\_\_\_. 2008. 《臺灣饒平客話的源與變》。新竹市：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臺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博士論文。
- 徐瑞珠. 2005. 《苗栗卓蘭客家話研究》。高雄市：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臺灣語言及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涂春景. 1998. 《苗栗卓蘭客家方言詞彙對照》。台北市：客家雜誌社。
- 張屏生. 1997. 《紙寮窩饒平腔客家話語彙初集》。未刊稿。

- \_\_\_\_\_. 1998.〈東勢客家話的超陰平聲調變化〉。《聲韻論叢》8: 461-478。
- \_\_\_\_\_. 2006.《六堆地區客家方言島的語言使用調查——以武洛地區為例》。台北市：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 張玲瑛. 1988.《客語的構詞與語法研究》。台北市：輔仁大學語言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張美娟. 2010.《新竹饒平客語詞彙研究》。桃園縣：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 張雁雯. 1998.《臺灣四縣客家話構詞研究》。台北市：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
- 張樹錚. 2005.〈語音演變的類型及其規律〉。《文史哲》6: 107-111。
- 曹志耘. 2001.〈南部吳語的小稱〉。《語言研究》3: 33-44。
- 曹逢甫. 2006.〈語法化輪迴的研究——以漢語鼻音尾／鼻化小稱詞為例〉。《漢學學報》2: 2-15。
- 曹逢甫、李一芬. 2005.〈從兩岸三地的比較看東勢大埔客家話的特殊 35/55 調的性質與來源〉。《漢學研究》23.1: 79-106。
- 梁忠東. 2002.〈玉林話的小稱變音〉。《廣西師範大學學報》38.3: 70-74。
- 莊初升. 2004.《粵北土話音韻研究》。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陳秀琪. 2002.《台灣漳州客家話的研究——以詔安話為代表》。新竹市：國立新竹教育學院臺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忠敏. 1992.〈論吳語閩語兩種表小稱義的語音形式及來源〉。《大陸雜誌》85.5: 227-231。
- \_\_\_\_\_. 1999.〈論閩語的小稱〉，丁邦新編《中國語言學報專刊》專刊 14: 77-95。
- \_\_\_\_\_. 2000.〈論廣州話小稱變調的來源〉，潘悟雲編《第二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論文集》，167-181。上海市：東方出版社。
- 陳炎正. 2007.《臺中開發先驅：張達京》。台中縣：臺中縣文教協會。
- 陳運棟. 2014.〈歷史篇〉，陳運棟總編纂《卓蘭鎮志》（上冊），49-192。苗栗縣：苗栗縣卓蘭鎮公所。

- 麥 耘. 1990. 〈廣州話的特殊 35 調〉, 詹伯慧編《第二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論文集》, 67-71。廣州市: 暨南大學出版社。
- \_\_\_\_\_. 1995. 〈廣州話的語素變調及其來源與嬗變〉, 麥耘編著《音韻與方言研究》, 241-282。廣州市: 廣東人民出版社。
- 彭美慈. 2007. 《臺灣卓蘭饒平客語音韻》。台北市: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
- 黃永泉. 2002. 《罩蘭先民開拓史——清朝時期的卓蘭》。苗栗縣: 苗栗縣卓蘭鎮觀光文化協會。
- 黃雯君. 2005. 《台灣四縣海陸客家話比較研究》。新竹市: 國立新竹師範學院臺灣語言及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黃鼎松. 1998. 《苗栗的開拓與史蹟》。台北市: 常民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楊宗穆. 2001. 《卓蘭地方的拓墾與聚落發展(1790~1945)》。台北市: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
- \_\_\_\_\_. 2002. 〈清代卓蘭地方的拓墾與族群關係〉, 賴澤涵編《客家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61-221。台北市: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 楊國鑫. 1993. 《臺灣客家》。台北市: 唐山出版社。
- 葉國泉、唐志東. 1982. 〈信宜方言的變音〉。《方言》1: 47-51。
- 董忠司. 1991. 〈臺灣地區客家語簡述〉, 詹伯慧編《現代漢語方言》, 237-247。台北市: 新學識文教出版中心。
- \_\_\_\_\_. 1994. 〈東勢客家語音系統略述及其音標方案〉, 曹逢甫、蔡美慧編《客家語研討會論文集》, 113-126。台北市: 文鶴出版有限公司。
- \_\_\_\_\_. 1996. 《臺灣客家語概論講授資料彙編》。台北市: 臺灣語文學會。
- 詹伯慧、劉陶天、張百城、張勇、許時焯、詹順之、許金招、鄧開頌. 2003. 《饒平客家話》。廣州市: 廣東饒平客屬海外聯誼會。
- 詹連昌. 2014. 〈地理篇〉, 陳運棟總編纂《卓蘭鎮志》(上冊), 195-344。苗栗縣: 苗栗縣卓蘭鎮公所。

- 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 1928.《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台北市：臺灣時報發行所。
- 趙元任. 1980.《中國話的文法》(丁邦新譯)。台北市：臺灣學生書局。
- 趙日新. 1999.〈徽語的小稱音變和兒化音變〉。《方言》2: 136-140。
- \_\_\_\_\_. 2004.〈徽語的小稱音變和兒化音變〉，曹志耘編《北京語言大學漢語語言學文萃——方言卷》，238-246。北京市：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
- 劉還月. 2001.《臺灣客家族群史：移墾篇》(上)。南投縣：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潘悟云. 1985.〈詞彙擴散理論評價〉。《溫州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3: 53-62。
- 鄧正賢. 2004.〈饒平客家文化FAQ〉。新竹縣：新竹縣饒平客家文化協會。
- 鄧明珠. 2004.《屏東新埤客話研究》。彰化市：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
- 鄭明中. 2008.〈中塞式小稱在喉塞化小稱發展過程中的過渡角色〉。《中山人文學報》26: 129-142。
- \_\_\_\_\_. 2013.〈卓蘭鎮四縣客家話聲調之聲學分析〉。《臺灣語文研究》8.1: 63-92。
- \_\_\_\_\_. 2014.〈東勢客家話單字調的實驗研究〉。《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學報》28.2: 1-25。
- 鄭張尚芳. 1979.〈溫州方言的兒尾〉。《方言》3: 207-230。
- \_\_\_\_\_. 1980.〈溫州方言兒尾詞的語音變化(上)〉。《方言》4: 245-262。
- \_\_\_\_\_. 1981.〈溫州方言兒尾詞的語音變化(下)〉。《方言》4: 40-50。
- 盧彥杰. 1998.《新竹海陸客家話詞彙研究》。新竹市：國立新竹師範學院臺灣語言及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賴文英. 2008.《區域方言的語言變體研究：以桃園新屋客語小稱詞為例》。新竹市：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臺灣語言及語文教育研究所博士論文。

- \_\_\_\_\_. 2010. 〈臺灣海陸客語高調與小稱的關係〉。《漢學研究》28.4: 295-318。
- 賴淑芬. 2004. 《屏東佳冬客話研究》。高雄市：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台灣語言及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_\_\_\_\_. 2012. 《臺灣南部客語的接觸演變》。新竹市：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臺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博士論文。
- 錢惠英. 1991. 〈屯溪方言的小稱音變及其功能〉。《方言》2: 200-203。
- 錢曾怡. 2002. 〈論兒化〉，錢曾怡編著《漢語方言研究的方法與實踐》，61-84。北京市：商務印書館。
- 顏 峰. 2002. 〈略論漢語方言兒化韻的歷史演變〉。《語言研究》特刊: 252-254。
- 羅月鳳. 2005. 〈臺灣台中縣東勢鎮福隆里「饒平語」再探〉，「第三十八屆國際漢藏語學術研討會」論文。廈門市：廈門大學。
- 羅肇錦. 1987. 〈臺灣客語次方言間的語言現象〉。《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報》16: 289-326。
- \_\_\_\_\_. 1990. 《臺灣的客家話》。台北市：臺原出版社。
- \_\_\_\_\_. 1997. 〈從臺灣語言聲調現象論漢語聲調的演變的幾個規律〉，「臺灣語言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新竹市：國立新竹師範學院。
- \_\_\_\_\_. 2000. 《臺灣客家族群史：語言篇》。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蘇軒正. 2010. 《大埔、豐順客家話比較研究》。桃園縣：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 饒平縣志編輯委員會. 1994. 《饒平縣志》。韶關市：廣東人民出版社。

---

鄭明中

國立聯合大學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

mccheng@nuu.edu.tw



## 【附錄 1】陰平調 [11]

客語 語詞	詹○吉	詹○洋	詹○森	詹○雪	詹○鳳	詹○妹	是否 變化
車	ts <sup>h</sup> a <sup>11</sup>	ts <sup>h</sup> a <sup>11</sup>	ts <sup>h</sup> a <sup>24</sup>	ts <sup>h</sup> a <sup>24</sup>	ts <sup>h</sup> a <sup>24</sup>	ts <sup>h</sup> a <sup>24</sup>	是(4/6)
金	kim <sup>11</sup>	kim <sup>24</sup>	kim <sup>11</sup>	kim <sup>11</sup>	kim <sup>24</sup>	kim <sup>24</sup>	是(3/6)
孫	sun <sup>11</sup>	sun <sup>24</sup>	sun <sup>24</sup>	sun <sup>24</sup>	sun <sup>24</sup>	sun <sup>24</sup>	是(5/6)
珠	tsu <sup>11</sup>	tsu <sup>24</sup>	tsu <sup>24</sup>	tsu <sup>24/11</sup>	tsu <sup>24</sup>	tsu <sup>24</sup>	是(5/6)
釘	ten <sup>24</sup>	ten <sup>24</sup>	ten <sup>24</sup>	ten <sup>24</sup>	ten <sup>11</sup>	ten <sup>24</sup>	是(5/6)
窗	ts <sup>h</sup> uŋ <sup>11</sup>	ts <sup>h</sup> uŋ <sup>11</sup>	ts <sup>h</sup> uŋ <sup>11</sup>	ts <sup>h</sup> uŋ <sup>24</sup>	ts <sup>h</sup> uŋ <sup>24</sup>	ts <sup>h</sup> uŋ <sup>11</sup>	是(2/6)
鈎	kieu <sup>24</sup>	kieu <sup>24</sup>	kieu <sup>24</sup>	kieu <sup>24</sup>	kieu <sup>24</sup>	kieu <sup>24</sup>	是
癩	tien <sup>11</sup>	tien <sup>24</sup>	tien <sup>24</sup>	tien <sup>24</sup>	tien <sup>24</sup>	tien <sup>24</sup>	是(5/6)
鞭	pien <sup>11</sup>	pien <sup>11</sup>	pien <sup>11</sup>	pen <sup>24</sup>	pen <sup>11</sup>	pen <sup>24</sup>	是(2/6)
辮	pien <sup>11</sup>	pien <sup>11</sup>	pien <sup>11</sup>	pien <sup>11</sup>	pien <sup>11</sup>	pien <sup>11</sup>	否
冰	pen <sup>11</sup>	pen <sup>11</sup>	pen <sup>11</sup>	pen <sup>11</sup>	pen <sup>11</sup>	pen <sup>11</sup>	否
星	sen <sup>11</sup>	sen <sup>11</sup>	sen <sup>11</sup>	sen <sup>11</sup>	sen <sup>11</sup>	sen <sup>11</sup>	否
村	ts <sup>h</sup> un <sup>11</sup>	ts <sup>h</sup> un <sup>11</sup>	ts <sup>h</sup> un <sup>11</sup>	ts <sup>h</sup> un <sup>11</sup>	ts <sup>h</sup> un <sup>11</sup>	ts <sup>h</sup> un <sup>11</sup>	否
豬	tsu <sup>24</sup>	tsu <sup>24</sup>	tsu <sup>24</sup>	tsu <sup>24</sup>	tsu <sup>24</sup>	tsu <sup>24</sup>	是
雞	kie <sup>24</sup>	kie <sup>24</sup>	kie <sup>24</sup>	kie <sup>24</sup>	kie <sup>24</sup>	kie <sup>24</sup>	是
獅	si <sup>24</sup>	si <sup>24</sup>	si <sup>24</sup>	si <sup>11</sup>	si <sup>11</sup>	si <sup>24</sup>	是(4/6)
鐘	tsuŋ <sup>11</sup>	tsuŋ <sup>11</sup>	tsuŋ <sup>11</sup>	tsuŋ <sup>11</sup>	tsuŋ <sup>24</sup>	tsuŋ <sup>24</sup>	是(2/6)
靴	hio <sup>24</sup>	hio <sup>11</sup>	hio <sup>11</sup>	hio <sup>24</sup>	hio <sup>24</sup>	hio <sup>24</sup>	是(4/6)
坑	k <sup>h</sup> aŋ <sup>24</sup>	k <sup>h</sup> aŋ <sup>24</sup>	k <sup>h</sup> aŋ <sup>24</sup>	k <sup>h</sup> aŋ <sup>24</sup>	k <sup>h</sup> aŋ <sup>11</sup>	k <sup>h</sup> aŋ <sup>24</sup>	是
鷓	tiau <sup>24</sup>	tiau <sup>24</sup>	tiau <sup>24</sup>	tiau <sup>24</sup>	tiau <sup>24</sup>	tiau <sup>24</sup>	是
蚊	mun <sup>24</sup>	mun <sup>24</sup>	mun <sup>24</sup>	mun <sup>24</sup>	mun <sup>24</sup>	mun <sup>24</sup>	是
蜂	p <sup>h</sup> uŋ <sup>24</sup>	p <sup>h</sup> uŋ <sup>24</sup>	p <sup>h</sup> uŋ <sup>24</sup>	p <sup>h</sup> uŋ <sup>24</sup>	p <sup>h</sup> uŋ <sup>24</sup>	p <sup>h</sup> uŋ <sup>24</sup>	是
鯉	li <sup>24</sup>	li <sup>24</sup>	li <sup>11</sup>	li <sup>11</sup>	li <sup>24</sup>	li <sup>24</sup>	是(4/6)

客語 語詞	詹○吉	詹○洋	詹○淼	詹○雪	詹○鳳	詹○妹	是否 變化
龜 <sup>22</sup>	ku <sup>11</sup>	ku <sup>11/24</sup>	ku <sup>11</sup>	ku <sup>24</sup>	ku <sup>11</sup>	ku <sup>24</sup>	是(3/6)
柑	kam <sup>24</sup>	kam <sup>24</sup>	kam <sup>24</sup>	kam <sup>24</sup>	kam <sup>11</sup>	kam <sup>24</sup>	是(5/6)
酸	son <sup>24</sup>	son <sup>24</sup>	son <sup>24</sup>	son <sup>24</sup>	son <sup>24</sup>	son <sup>24</sup>	是
包	pau <sup>24</sup>	pau <sup>24</sup>	pau <sup>24</sup>	pau <sup>24</sup>	pau <sup>24</sup>	pau <sup>24</sup>	是
領	liaŋ <sup>24</sup>	liaŋ <sup>24</sup>	liaŋ <sup>24</sup>	liaŋ <sup>24</sup>	liaŋ <sup>24</sup>	liaŋ <sup>24</sup>	是
盎	aŋ <sup>24</sup>	aŋ <sup>24</sup>	aŋ <sup>24</sup>	aŋ <sup>24</sup>	aŋ <sup>24</sup>	aŋ <sup>24</sup>	是
遮	tʂa <sup>24</sup>	tʂa <sup>24</sup>	tʂa <sup>24</sup>	tʂa <sup>24</sup>	tʂa <sup>24</sup>	tʂa <sup>24</sup>	是
沙	sa <sup>24</sup>	sa <sup>24</sup>	sa <sup>24</sup>	sa <sup>24</sup>	sa <sup>24</sup>	sa <sup>24</sup>	是
碼	ma <sup>11</sup>	ma <sup>11</sup>	ma <sup>11</sup>	ma <sup>11</sup>	ma <sup>11</sup>	ma <sup>11</sup>	否
羌	kioŋ <sup>24</sup>	kioŋ <sup>24</sup>	kioŋ <sup>24</sup>	kioŋ <sup>11</sup>	kioŋ <sup>24</sup>	kioŋ <sup>24</sup>	是(5/6)
菁	tʂ <sup>h</sup> iaŋ <sup>24</sup>	tʂ <sup>h</sup> iaŋ <sup>24</sup>	tʂ <sup>h</sup> iaŋ <sup>24</sup>	tʂ <sup>h</sup> iaŋ <sup>24</sup>	tʂ <sup>h</sup> iaŋ <sup>24</sup>	tʂ <sup>h</sup> iaŋ <sup>24</sup>	是
攤	t <sup>h</sup> an <sup>11</sup>	t <sup>h</sup> an <sup>11</sup>	t <sup>h</sup> an <sup>11</sup>	t <sup>h</sup> an <sup>11</sup>	t <sup>h</sup> an <sup>11</sup>	t <sup>h</sup> an <sup>11</sup>	否
枋	pioŋ <sup>24</sup>	pioŋ <sup>24</sup>	pioŋ <sup>24</sup>	pioŋ <sup>24</sup>	pioŋ <sup>24</sup>	pioŋ <sup>24</sup>	是
甌 <sup>23</sup>	eu <sup>24</sup>	eu <sup>24</sup>	eu <sup>24</sup>	eu <sup>24</sup>	eu <sup>24</sup>	eu <sup>24</sup>	是
杯	pui <sup>24</sup>	pui <sup>24</sup>	pui <sup>24</sup>	pui <sup>24</sup>	pui <sup>24</sup>	pui <sup>24</sup>	是
秧	ʒioŋ <sup>24</sup>	ʒioŋ <sup>24</sup>	ʒioŋ <sup>24</sup>	ʒioŋ <sup>24</sup>	ʒioŋ <sup>24</sup>	ʒioŋ <sup>24</sup>	是
戇	ŋoŋ <sup>11</sup>	ŋoŋ <sup>11</sup>	ŋoŋ <sup>11</sup>	ŋoŋ <sup>11</sup>	ŋoŋ <sup>11</sup>	ŋoŋ <sup>11</sup>	否
囧	loŋ <sup>24</sup>	loŋ <sup>24</sup>	loŋ <sup>24</sup>	loŋ <sup>24</sup>	loŋ <sup>24</sup>	loŋ <sup>24</sup>	是
筩	teu <sup>24</sup>	teu <sup>24</sup>	teu <sup>11</sup>	teu <sup>11</sup>	teu <sup>24</sup>	teu <sup>24</sup>	是(4/6)

<sup>22</sup> 亦可唸成[kui<sup>11</sup>]，但一般是在唸「烏龜」一詞時才這樣用，若統稱「龜」時就唸成[ku<sup>11</sup>]。

<sup>23</sup> 「甌」，《廣韻》標示為「烏侯切，影（聲母），侯（韻母），平聲」。「甌」是杯、碗之類的飲具，閩南語與粵語均讀為[au<sup>55</sup>]，客語一般讀為陰平調的[eu]，1905年版之《英客大辭典》中第92頁即列有此字，原註釋為「a bowl, deep cup」。因此，卓蘭饒平客家話的「甌」可能是受閩南語影響，又或可能是保存古語的用法。















【附錄 4】去聲調 [55]

客語 語詞	詹○吉	詹○洋	詹○淼	詹○雪	詹○鳳	詹○妹	是否 變化
艾	ŋie <sup>55</sup>	ŋie <sup>55</sup>	ŋie <sup>55</sup>	ŋie <sup>55</sup>	ŋie <sup>55</sup>	ŋie <sup>55</sup>	否
妹	moi <sup>55</sup>	moi <sup>55</sup>	moi <sup>55</sup>	moi <sup>55</sup>	moi <sup>55</sup>	moi <sup>55</sup>	否
櫃	k <sup>h</sup> ui <sup>55</sup>	k <sup>h</sup> ui <sup>55</sup>	k <sup>h</sup> ui <sup>55</sup>	k <sup>h</sup> ui <sup>55</sup>	k <sup>h</sup> ui <sup>55</sup>	k <sup>h</sup> ui <sup>55</sup>	否
柿	k <sup>h</sup> i <sup>55</sup>	k <sup>h</sup> i <sup>55</sup>	k <sup>h</sup> i <sup>55</sup>	k <sup>h</sup> i <sup>55</sup>	k <sup>h</sup> i <sup>55</sup>	k <sup>h</sup> i <sup>55</sup>	否
痔	ts <sup>h</sup> i <sup>55</sup>	ts <sup>h</sup> i <sup>55</sup>	ts <sup>h</sup> i <sup>55</sup>	ts <sup>h</sup> i <sup>55</sup>	ts <sup>h</sup> i <sup>55</sup>	ts <sup>h</sup> i <sup>55</sup>	否
轎	k <sup>h</sup> iau <sup>55</sup>	k <sup>h</sup> iau <sup>55</sup>	k <sup>h</sup> iau <sup>55</sup>	k <sup>h</sup> iau <sup>55</sup>	k <sup>h</sup> iau <sup>55</sup>	k <sup>h</sup> iau <sup>55</sup>	否
芋 <sup>24</sup>	vu <sup>55</sup>	vu <sup>55</sup>	vu <sup>55</sup>	vu <sup>55</sup>	vu <sup>55</sup>	vu <sup>55</sup>	否
漏	leu <sup>55</sup>	leu <sup>55</sup>	leu <sup>55</sup>	leu <sup>55</sup>	leu <sup>55</sup>	leu <sup>55</sup>	否
袋	t <sup>h</sup> oi <sup>55</sup>	t <sup>h</sup> oi <sup>55</sup>	t <sup>h</sup> oi <sup>55</sup>	t <sup>h</sup> oi <sup>55</sup>	t <sup>h</sup> oi <sup>55</sup>	t <sup>h</sup> oi <sup>55</sup>	否
帽	mo <sup>55</sup>	mo <sup>55</sup>	mo <sup>55</sup>	mo <sup>55</sup>	mo <sup>55</sup>	mo <sup>55</sup>	否
豆	t <sup>h</sup> eu <sup>55</sup>	t <sup>h</sup> eu <sup>55</sup>	t <sup>h</sup> eu <sup>55</sup>	t <sup>h</sup> eu <sup>55</sup>	t <sup>h</sup> eu <sup>55</sup>	t <sup>h</sup> eu <sup>55</sup>	否
鹿	lu <sup>55</sup>	lu <sup>55</sup>	lu <sup>55</sup>	lu <sup>55</sup>	lu <sup>55</sup>	lu <sup>55</sup>	否
墜	ts <sup>h</sup> ui <sup>55</sup>	ts <sup>h</sup> ui <sup>55</sup>	ts <sup>h</sup> ui <sup>55</sup>	ts <sup>h</sup> ui <sup>55</sup>	ts <sup>h</sup> ui <sup>55</sup>	ts <sup>h</sup> ui <sup>55</sup>	否
例	li <sup>55</sup>	li <sup>55</sup>	li <sup>55</sup>	li <sup>55</sup>	li <sup>55</sup>	li <sup>55</sup>	否
料	liau <sup>55</sup>	liau <sup>55</sup>	liau <sup>55</sup>	liau <sup>55</sup>	liau <sup>55</sup>	liau <sup>55</sup>	否
調	t <sup>h</sup> iau <sup>55</sup>	t <sup>h</sup> iau <sup>55</sup>	t <sup>h</sup> iau <sup>55</sup>	t <sup>h</sup> iau <sup>55</sup>	t <sup>h</sup> iau <sup>55</sup>	t <sup>h</sup> iau <sup>55</sup>	否
樹	su <sup>55</sup>	su <sup>55</sup>	su <sup>55</sup>	su <sup>55</sup>	su <sup>55</sup>	su <sup>55</sup>	否
箸	ts <sup>h</sup> u <sup>55</sup>	ts <sup>h</sup> u <sup>55</sup>	ts <sup>h</sup> u <sup>55</sup>	ts <sup>h</sup> u <sup>55</sup>	ts <sup>h</sup> u <sup>55</sup>	ts <sup>h</sup> u <sup>55</sup>	否

<sup>24</sup> 一般為單唸，但更常唸成「芋卵」。



## 【附錄 6】陽入調 [5]

客語 語詞	詹○吉	詹○洋	詹○淼	詹○雪	詹○鳳	詹○妹	是否 變化
夾	kiap <sup>5</sup>	kiap <sup>5</sup>	kiap <sup>5</sup>	kiap <sup>5</sup>	kiap <sup>5</sup>	kiap <sup>5</sup>	否
杓	sok <sup>5</sup>	sok <sup>5</sup>	sok <sup>5</sup>	sok <sup>5</sup>	sok <sup>5</sup>	sok <sup>5</sup>	否
盒	hap <sup>5</sup>	hap <sup>5</sup>	hap <sup>5</sup>	hap <sup>5</sup>	hap <sup>5</sup>	hap <sup>5</sup>	否
粒	liap <sup>5</sup>	liap <sup>5</sup>	liap <sup>5</sup>	liap <sup>5</sup>	liap <sup>5</sup>	liap <sup>5</sup>	否
藥	ʒiok <sup>5</sup>	ʒiok <sup>5</sup>	ʒiok <sup>5</sup>	ʒiok <sup>5</sup>	ʒiok <sup>5</sup>	ʒiok <sup>5</sup>	否
鑊	vok <sup>5</sup>	vok <sup>5</sup>	vok <sup>5</sup>	vok <sup>5</sup>	vok <sup>5</sup>	vok <sup>5</sup>	否
蝶 <sup>25</sup>	ʒiak <sup>5</sup>	ʒiak <sup>5</sup>	ʒiak <sup>5</sup>	ʒiak <sup>5</sup>	ʒiak <sup>5</sup>	ʒiak <sup>5</sup>	否
柚	ʒiok <sup>5</sup>	ʒiok <sup>5</sup>	ʒiok <sup>5</sup>	ʒiok <sup>5</sup>	ʒiok <sup>5</sup>	ʒiok <sup>5</sup>	否
屐	k <sup>h</sup> iak <sup>5</sup>	k <sup>h</sup> iak <sup>5</sup>	k <sup>h</sup> iak <sup>5</sup>	k <sup>h</sup> iak <sup>5</sup>	k <sup>h</sup> iak <sup>5</sup>	k <sup>h</sup> iak <sup>5</sup>	否
碟	t <sup>h</sup> iap <sup>5</sup>	t <sup>h</sup> iap <sup>5</sup>	t <sup>h</sup> iap <sup>5</sup>	t <sup>h</sup> iap <sup>5</sup>	t <sup>h</sup> iap <sup>5</sup>	t <sup>h</sup> iap <sup>5</sup>	否
拭	ts <sup>h</sup> ut <sup>5</sup>	ts <sup>h</sup> ut <sup>5</sup>	ts <sup>h</sup> ut <sup>5</sup>	ts <sup>h</sup> ut <sup>5</sup>	ts <sup>h</sup> ut <sup>5</sup>	ts <sup>h</sup> ut <sup>5</sup>	否
芭	pat <sup>5</sup>	pat <sup>5</sup>	pat <sup>5</sup>	pat <sup>5</sup>	pat <sup>5</sup>	pat <sup>5</sup>	否
賊	ts <sup>h</sup> et <sup>5</sup>	ts <sup>h</sup> et <sup>5</sup>	ts <sup>h</sup> et <sup>5</sup>	ts <sup>h</sup> et <sup>5</sup>	ts <sup>h</sup> et <sup>5</sup>	ts <sup>h</sup> et <sup>5</sup>	否
麥	mak <sup>5</sup>	mak <sup>5</sup>	mak <sup>5</sup>	mak <sup>5</sup>	mak <sup>5</sup>	mak <sup>5</sup>	否
葉	iap <sup>5</sup>	iap <sup>5</sup>	iap <sup>5</sup>	iap <sup>5</sup>	iap <sup>5</sup>	iap <sup>5</sup>	否

<sup>25</sup> 當唸成「蝴蝶」一詞時，「蝶」字唸成[t<sup>h</sup>iap<sup>5</sup>]。

## **A Survey of the Diminutives in Zhuolan Raoping Hakka**

Ming-chung Cheng

*Institute of Hakka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National United University*

This study attempted to investigate the diminutives in Zhuolan Raoping Hakka (ZRH). Six elder informants participated in speech recordings. They were required to form diminutives with a word list of 181 commonly-used mono-syllables. The speeches were recorded for phonetic transcription and acoustic analysis. The results were stated as follows. First, the roots in ZRH occurred in monosyllabic forms without diminutive suffixes. Second, the roots carrying the Yangping, Shang, Qu, Yinru and Yangru citation tones surfaced in monosyllabic forms without diminutive tones (DTs) or diminutive markers. Most of the monosyllabic roots carrying the Yinping tone appeared with DTs. Confirmed by acoustic analysis, the tonal value of the DT was [24]. Third, supporting the view of Lexical Diffusion Theory, the tonal change from [11] to [24] was gradually spread through words. This process showed a change in progress in terms of the viewpoint of variationism in sociolinguistics. Compared with previous literature, this study made solid contributions to the understandings of the current status of diminutives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DT in ZRH.

Key words: Hakka, diminutive, Raoping, Zhuolan, Dongshi